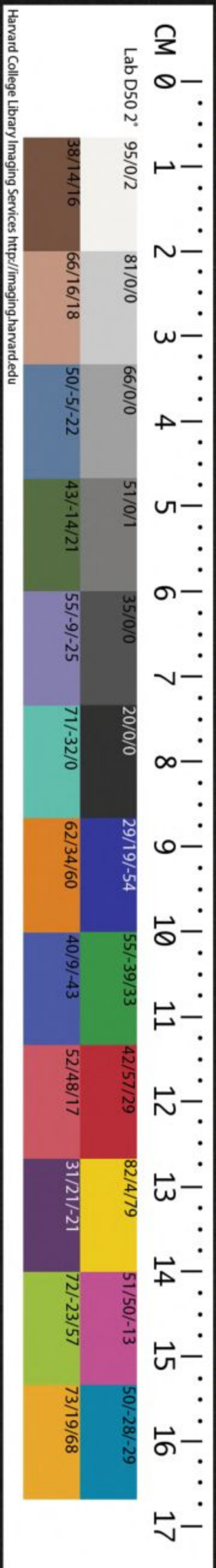


T2663/3138(10)



新刊宋史卷之二十五

總按福建監獄御史開州古番役正

宋理宗皇帝紀 附元紀

丁酉嘉熙元年元太宗正月詔趙葵措置軍事○以李燾同

知樞密院事四川宣撫使知成都府○二月以趙汝之知樞密

院事鄧煥龍為右院事李宗趙同奉書院事○命經筵兼進講

朱熹通鑑綱目

宋高宗皇帝曰宋時諸帝之不處詳章立書所宋紀及者故

其以博覽厚政不若漢唐叔李之尤其漢唐有異賦之臣而

宋高宗皇帝有賦民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25 1940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十五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開州吉澄校正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

宋理宗皇帝紀 附元紀

丁酉嘉熙元年元太宗九年春正月詔趙葵措置邊事○以李埴同

知樞密院事四川宣撫使知成都府○二月以鄭性之知樞密

院事鄒應龍簽書院事李宗勉同簽書院事○詔經筵兼進講

朱熹通鑑綱目

永新劉氏曰宋時諸帝之不廢講學蓋漢唐所未能及者故  
其時悖德虐政不若漢唐叔季之尤甚漢唐有篡弑之臣而  
宋無之有賊民崛起幾危社稷如張角黃巢者而宋無之皆  
由於上之人未嘗悖虐尤甚以激之也講學之效豈可誣哉  
所謂未嘗悖虐尤甚者若真宗之天書雖不以諫而中止然

其後天書以殉于梓宮英宗追崇所生諍者盈廷則爲之屈  
意中止矣神哲以來改更法度正人和黨迭爲勝負亦紛然  
也然有竄逐而無刀鋸南渡以後和議作而語恢復者被排  
斥僞學禁而師關洛者入罪藉然斥之而益奮罪之而愈勵  
者亦曰其無死禍以加諸人而人之改行易節者終少也其  
未嘗悖虐尤甚於此可見豈非講學而有見于前代覆車之  
轍乎通鑑綱目者人主有志于講學則不可以不之觀而前  
代覆車之轍無不於此乎在也或者謂通鑑綱目雖歷涉司  
馬溫公朱文公兩大賢之筆削而成然賢而已爾非出於聖  
也史而已爾難侔於經也人主亦留心於聖人所作之經而  
足矣於賢人所述之史未之及焉似未有害也是不然尚書  
言紀傳史之出聖筆者也春秋著編年史之出聖筆者也溫

公取尚書以後之紀傳史約之以爲編年通鑑而文公倣春  
秋大書以爲之綱三傳分註以爲之目是則通鑑綱目者尚  
書春秋之子孫而尚書春秋者通鑑綱目之祖父也祖父子  
孫一氣之相傳聖經賢史一理之相續孰云其未之及焉似  
未有害也哉爲此說者是猶告人以千萬里遠之覆轍而不  
教人以一二里近之覆轍也其顛踣不愈速乎

詔刊  
朱子  
綱目

○詔以朱熹所著通鑑綱目送國子監刊進○元選試儒者及  
釋道之人耶律楚材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選試遂汰三教  
僧道試經通者給牒受戒寺觀儒人中選者則復其家○元始  
給官府符印初諸路官府符印僭越無度耶律楚材奏並仰中  
書省依式鑄造由是名器始重○元初定驛令時諸王貴戚皆  
得自起驛馬而使臣猥多馬悉乏則豪奪民馬乘之城郭道路

騷擾所至須索百端供饋稍緩輒被箠撻館人不能堪耶律楚材請給牌劄定飲食分例其弊始革焉○三月元伐欽察斡羅思麥怯思部皆降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夏夜極短日暫沒輒出土產良馬富者以萬計俗在金革勇猛剛烈青目赤髮憲宗皇帝帥師至寬田吉思海會大風海水涸遂進師屠其衆生獲其酋長入赤蠻命之晚入赤蠻曰我國王也且非駝何可晚人○六月鄒應龍罷○孟珙敗元人于黃州元口溫不花攻黃州甚急珙帥師救之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屢敗元師卒全其城○臨安大火自巳至酉燒民舍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訴濟王之寃侍御史蔣峴史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劾方大琮王逸劉克莊等鼓扇異論同日去國并斥進士潘昉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論以漢法自是群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寃矣

許浩曰濟王嫉史彌遠之專權公心也彌遠憚之而遺寧宗

之意以立理宗理宗之心豈敢望哉觀其對鄭清之而有紹興老母在之慮蓋可見也及乎彌遠謀成而理宗既立則騎虎之勢既成而濟王危矣縱使潘壬之事不舉秦天錫之醫未必不挾也而况壬速之乎然其不敢顯誅而行天錫之事者誠以其避匿之迹討捕之謀昭灼顯著而不容以誣也夫既不敢顯誅而行天錫之事宜不可以貶矣而又必追貶之者蓋理宗晚乎其位乃濟王之位切恐潘壬之徒或有繼世而自不得不加貶抑以絕乎人望也此魏了翁真德秀洪咨夔之所以有言也巴陵深寃含恨九泉寧宗之靈亦必震怒而回祿之災或由之以生矣士民之請不謀同辭是豈有望於濟王歟誠以其逆乎天理拂乎人心而疑其厲或由於是而同聲以相應也理宗可以省矣而不知省復使蔣峴得以

論之悉皆罪斥其亦忍矣噫理宗之於濟王且忍况士民乎  
○詔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資質美者二三人置師教之  
○秋八月追封趙汝愚為福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宗勉  
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元侵安豐知軍事杜杲敗之元師自  
淮西北還時元口温不花攻安豐杲善完守禦元人以火炮焚  
樓櫓城多墮陷杲隨補完元令拔都兒硬軍斫牌杈木杲募善  
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兒多傷而退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  
突圍入城與杲合力捍禦元人引去淮西以安文德安豐人魁  
梧勇悍嘗粥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留置  
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詔陳  
韓史嵩之趙葵守禦淮漢韓音  
戊戌二年元太宗春正月以余天錫同簽書樞密院事○二月

李心傳  
秘書館  
脩撰

以史嵩之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江西路光蘄黃夔施州軍  
馬置司鄂州○元使王檝來詔朱揚祖送之○以孟珙為荆湖  
制置副使置司松滋縣松滋縣屬  
○三月以周次說為元通好使○以李心傳為秘書少監史館  
脩撰初隆州井研人李舜臣博學力行多所著述尤邃于易嘗  
曰易起于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  
起乾坤中畫為誠明朱喜每為學者稱之有子三人曰心傳道  
傳性傳心傳閉戶著書有史才通故實至是召為脩撰專脩高  
孝光寧四朝實錄道傳尤明河洛之學操行脩潔降州元省入  
縣俱屬  
○夏四月以李埴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以丁黼為四川制置使  
兼知成都府○五月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余天錫簽書樞密

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五 宋理宗 四 蔡忠誤

院事李宗勉參知政事喬行簡請以兵事委鳴復財用委宗勉楮幣委天錫當會議者臣則參酌行之帝從之○詔崔與之提舉洞霄宮與之未嘗造朝帝嘗虛位待之至是始得奉祠任便居住踰年卒年八十二

桎按史臣曰崔與之出自番禺所歷皆有政惠衆以公輔望之而與之屹然有大臣風竟與唐張九齡齊名異代良可哉

詔賜呂祖謙謚曰忠亮陳亮謚曰文達○六月李埴卒○七月以趙以夫同知樞密院事○九月元人圍廬州知州杜杲敗之詔加杲淮西制置使時元將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壕外築土城周圍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元人築塙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塙下煉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

瀟洛  
書始  
至河  
朔

俄砲中塙上衆驚杲乘勝出戰元人敗走杲追躡數十里杲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元人不能進遂引師北歸○以孟珙爲荆湖制置使知岳州○冬十月史嵩之復光州○孟珙復郢州荆門軍珙受詔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於是張俊復郢州賀循復荆門珙以諸將皆捷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元領中書行省楊惟中建太極書院于燕京延趙復爲師時瀟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遂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又刻太極圖通書西銘于祠壁選俊秀有識度者

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矣

史臣曰儒者之學復盛於宋昉於周敦頤成於程顥兄弟其

門人楊時傳以入閩及高宗南渡一時學道之士盡從而南

終金之世惟崇眉山蘇軾之學蘇學行於北程學行於南當

時南方程學盛行而大明於朱熹而北方之士則未有聞至

是德安趙復始傳其書至燕按劉祁歸潛志論王鬱欲以韓柳之文程張之理合而為一及

其他文往往言及伊川則是時中州人非不知有程張但未詳耳朱氏之書則未行于北至是始至

巳亥三年元太宗十一年春正月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

宗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

淮四川荆湖軍馬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隘史

失之專○以余天錫參知政事游侶同簽書樞密院事○三月

孟珙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府襄陽既復珙奏曰取襄不難

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

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

經理襄樊如護元氣

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

練兵集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益置先鋒焉○五月元遣使如高

麗○八月以游侶參知政事許應龍簽書樞密院事林畧同簽

書院事○元塔海復取成都制置使丁黼敗死元人遂取漢中

簡眉閬蓬文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十月許應龍林畧罷十一

月以范鍾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孟珙遣師分道禦元人于

蜀口遂復夔州○以陳垣為國子司業垣史彌遠之甥而德剛

之族弟也紹定中為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

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

曰何為好名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

不肖



中興國學之師

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遷至是以吏部侍郎改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師學益相勵論者以中興國學未之有也

許浩論斷曰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是非能誠讓也特以衆所觀望可以得名而勉强以為之也然於此雖能勉而少問於簞食豆羹則見於色矣是則所謂好名之人而孟子之所深惡也孟子所惡則三代以下之士亦不可為之者矣而陳垣何以有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論歟故垣嘗斥言宮闈時宰不避禍患非好名也審矣而今乃云然者蓋以彌遠謂其好名而故以之自居以曉夫彌遠也蓋言而得名則所言者所當言也言所當言則為其所言者蓋有罪矣垣彌遠之甥心存正救欲使彌遠之知其罪而改之也垣豈

好名者哉

庚子四年元太宗十二年春正月辛未彗星出于營室下詔避殿減膳

詔曰朕以躬身托于天下士民公卿之上顧德不類不能上全

不遑康寧乃正月辛未流星見于營室太史氏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譴告匪虛萬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痛自刻責豈聲利未遠而讒諛乘間歟舉措未公而賢否雜進歟賞罰未當而真偽無別歟抑牧守非良而獄犴多與歟封人弛備而暴客肆志歟道相望而流離無歸歟四方多警而朕不悟歟群黎有苦而朕不知歟謫見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脩行之意二三大臣吾道揆也其協恭以輔朕百爾執事吾法守也其竭忠以告朕使朕得以導和銷異不亦善乎布告中外咸知朕意 ○元以奧都刺合蠻提領諸路稅課所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回回奧都刺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課法禁陰奪民利耳民窮為盜非國之福近侍左右皆為奧都刺合蠻所啗元主

耳民窮為盜非國之福近侍左右皆為奧都刺合蠻所啗元主

孟拱  
大興  
屯田

惑之楚材言不行乃太息曰撲買之利既興必有躡跡而纂其  
後者民之窮困將自此始矣○二月以孟拱為四川宣撫使兼  
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州軍馬琪遂大興屯田○以劉南壽為  
廣東運幹使○以陳隆之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三月貶  
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彭大雅官秩大雅當蜀殘破之初披  
荆棘冒矢石城重慶以禦利閬蔽夔峽為蜀之根柢至是以城  
陷削三秩蜀人懷之為立廟祠焉○四月詔史嵩之還朝罷都  
督府嵩之在鄂諸將皆以捷聞帝眷顧益隆故召還○以杜杲  
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元使王檝來議歲幣○九月喬行  
簡致仕○閏十二月李宗勉卒○以游侶知樞密院事徐榮叟  
簽書樞密院事范鍾參知政事○元東平萬戶嚴實卒子忠濟  
嗣○詔以明年為淳祐元年

周程  
張朱  
從祀  
孔子

辛丑淳祐元年元太宗十三年春正月詔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邵  
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朱熹徽國公並從祀孔子廟庭黜  
王安石從祀先是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下詔崇正學取朱  
熹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頌之大學仍請以周敦  
頤邵雍程顥程頤張載從祀太常少卿徐僑禮部尚書李埴皆  
繼以為請未及施行至是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頤  
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  
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  
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  
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  
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遂加封爵云

龜鑑曰尊祀黃耆周家所以師賢分祀聖哲唐家所以崇道  
此則耆德之儒名家所師有不可以不重也蓋儒先重則吾  
道亦重儒學輕則吾道亦輕理宗之褒儒先其審諸此歟五

萬世知儒先道義之尊

君子從祀肇於淳祐祇謁先聖之春天札一頒吾道增氣使萬世而下皆知儒先道義之尊非周唐尊祀之意歟

帝謁孔子遂臨太學御崇化堂命祭酒曹感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各進一秩諸生推恩賜帛有差以紹定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魯子思孟子道統十三替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三月趙以夫罷○四

月以與芮嗣榮王貴謙嗣沂王與芮帝母弟也○秋七月高麗王暎以其族子淳為質于元以求成○冬十月元以牙刺瓦赤行省于燕京專領中原事○十一月元主殂于鉞鐵鑄胡蘭六皇后禿

里吉納治國事元主性嗜酒晚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糟之金口以獻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况人之五臟耶元主悅賜以金帛勅左右日進酒三鍾即止是年二月疾篤

脉絕諸藥不能療六皇后素干國政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時權姦蒲朝粥獄賣官而與魯刺合蠻等尤強肆控治諸國楚材對曰今朝廷用人不當天下罪囚必寃枉故天變屢見宜赦天下六皇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元主蘇后以為言元主首肯赦發而脉復生十一月疾愈已又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不宜田獵奏之數四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以為樂元主從之出田五日還至鉞鐵鑄胡蘭與魯刺合蠻飲翼日卒年五十六六皇后召楚材問以儲嗣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與魯刺合蠻專政用

事權傾内外后至以御寶空紙令其從意書填且曰與魯刺合蠻奏准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楚材力諫曰軍國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

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

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

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

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

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

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

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

且不避况斷手乎后以其先朝勲舊曲加敬憚焉元太宗七子長曰合西反

二皇后李氏所生也蚤卒有子曰海都次諱貴由是為定宗曰

闊端曰屈出曰合刺察兒六皇后所生也曰舍丹曰滅立七皇

后所生也是時太子諸王各有分地不相統一六皇后既稱制于和林號令不行國政中微元主葬于起輦谷後追謚曰英文

皇帝廟號太宗號音訛鐸音孤地名

四明陳氏曰元太宗仁厚簡默服御儉素委任大臣畧無疑

貳政歸臺閣朝野無事西北中原皆入版籍遂有天下三分

之二特晚年皇后乘怠竊柄回回以貨致寵為可惜焉

丘氏曰按元史窩濶台死于辛丑之十月乃馬真氏專國至

丙午年七月貴由乃立為君嗚呼秦晉鄭宋燕趙之區古所

謂中州者也當是時中州之地盡屬蒙古非徒華統于夷而

又男統于女天地之間純陰用事無復一綫之陽開闢以來

未之有也豈非天地之大變乎

十二月余天錫卒

壬寅二年春二月游侶罷○以范鍾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樞

密院事別之傑簽書樞密院事葵上疏曰今天下之事其大者

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

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

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

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帝嘉納之○以徐榮叟參知政事○元侵

蜀孟珙遣師禦之時元也可那延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趨三州

遂攻瀘州孟珙遣王令屯江陵及郢州劉全屯沙市焦進自江

陵出襄與諸軍會張祥屯涪州以備之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

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

殉由是諸將稟命惟謹沙市城在荆州府城東南

趙葵上疏論治



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二年失關外  
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窘十六年間凡授  
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或老或庸或慳或貪或慘或謬  
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  
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戍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  
益壞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供帳一如帥  
居下令曰欲以謀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  
以禮遣之士之至者玠不厭接咸得其驩心言有可用隨其才  
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遣謝之遂於利閬城大獲山以護蜀口  
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神臂山其他  
因山爲壘棊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爲必守計  
民始有安土之心玠又作經理四蜀圖以進曰願假十年手摯

四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

遴音吝謹選也  
大獲山在保寧

府蒼溪縣東蓬州屬順慶府營山在蓬州東今爲縣渠州今爲  
縣屬順慶府神臂山在瀘州合江縣賈誼傳海內勢如臂使指

○三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元前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

楚材以與魯刺合蠻專政已言不見用力求避位會六  
皇后有疾遂罷楚材中書令楚材憂廣成疾而卒或諧之曰楚

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其庫藏惟名

琴數十張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

楚材天資英邁夙  
出人表雖案牘滿

前酬答不失其宜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欲以身殉天下每陳國  
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律  
楚材每言輒及接士溫恭之容溢于外莫不感其德焉

四明陳氏曰元太宗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絕加以

南北之政每有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蕃降附言語不

通趣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所學可謂難矣

幸賴太宗諫行言聽故能力行不顧然而見於設施者猶十

之一

無二三向使無楚材國不知其何如也

丘氏曰世史蒙古之臣皆書死而楚材書以卒何楚材仕於

蒙古法制未正之初宋子貞謂當時無楚材不知人類何如

耳是其有功于華人甚大蓋非木華黎輩專以拓地開疆者

比也蒙古之人言漢人無益欲空其人以為牧地賴楚材之

言而止蒙古攻汴梁久不下欲城下之日屠之亦以楚材言

而止嗚呼仕夷之人皆以救民為心如楚材又何責焉

元便宜總帥汪世顯卒子惟正嗣世顯善兵能將重儒愛民儉

勤自持有古名將之風元之入蜀世顯之功為多至是召至和

山徙合州治之玠從舟璉及弟璞之謀也玠密以其謀聞乎朝

請不次官之詔璉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合州徙城之事悉以

全蘭桃會眾龍慶陽平涼德順鎮戎原階成岷

豐西和等一十州事無鉅細悉聽裁決還而卒

○余玠城釣魚

任之釣魚城蜀始可守

璉播州人及弟璞俱有文武才隱居

自詣府上謁玠與分廷抗禮待以上客璉璞皆堅辭不至聞玠

疑之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

惟對踞以聖畫城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

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

也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

此玠志也但未得其人所耳璉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

徙諸此若任得其人請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

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

已遂密以聞釣魚山

在重慶府合州東

製訓 庶謹 刑二 箴

甲辰四年春正月帝製訓庶謹刑二銘戒飭中外訓庶銘曰周

典六計吏治條陳以庶為本乃良而循彼肆貪虐與豺虎均肥

于其家多瘠吾民縱遁于法愧其冠紳貨悖而入蓄及後人我

朝忠厚黜貪為仁咨爾群辟是訓是遵謹刑箴曰吾民同胞疾

痛猶已報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

怛溫旨金科玉條毫析銖累夫何大吏茂棄法理逮于郡邑濫

齊治通鑑卷之五十五 地理志 十三

用咨善典聽朕言式克欽止

六計謂庶善庶能庶敬庶正庶法庶辨也

○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正簽書樞密

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

初杜範為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即棄官去至

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碎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太學諸生上書論範宜留鳴復宜斥史嵩之諷諫議大夫劉晉之并論罷入

○三月以吳淵簽書樞密院事○九月史嵩之以父憂去位詔

起復之罷將作監徐元杰及逐遊士之居京學者冬十一月史

嵩之乞終喪制許之先是嵩之開督府竭國用而無成功其從

子璟卿諫曰父開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

卒匱於應辦誠恐禍起蕭牆危如朝露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

慢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桑

榆之功不從已而黃濤劉應起徐霖等果上書論嵩之姦深擅

權帝雖不聽而論者益眾及父彌忠疾亟嵩之謂告許之翌日

彌忠卒詔嵩之起復徐元杰上疏以為不可帝不聽元杰遂去

於是大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縱跡

詭秘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

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蓄積姦謀險不可測在

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

其去之不速今嵩之亡父以速其去中外方以為快而陛下起

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嵩之不天聞疾

不省聞訃不行徘徊數日牽引姦邪布置要地彌縫貴戚買囑

貂璫轉移上心裏私御筆必得起復之禮姦謀已遂然後從容

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大臣居天子之下百官之上佐天

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

矣古者固有釋衰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陛下所以起

大臣  
佐天  
子以  
孝治  
天下



復嵩之者謂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則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之術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則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封殖之計陛下眷留將以利國殊不知貽國無窮之憂也嵩之之為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知二親年耄慮其不測思為起復之計起復未卒哭馬光祖為淮東總領未終喪制許堪為鎮江守臣以預為已之地也故今里巷為十七字之謠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未知之乎臺諫不敢言嵩之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嵩之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嵩之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嵩之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辱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鄉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

怙勢至於三世未有不亡人之國者今史氏秉鈞三世矣天下士民惟知有史氏陛下孤立其上甚可懼也夫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于史氏之手而後已此臣所以痛心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之具瞻之位乎不報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皆上書切諫亦不報不天不無也子以父為天故喪父曰不天卒止也卒哭者謂既虞之後卒去蓋中無時哭也麻白麻詔也歷朝拜相用白麻寫制不用印也德宗欲相裴延齡陽城為諫官曰白麻出我必毀麻哭於庭竟不相之呂惠卿反筮王安石史臣論曰先王建學育賢之制其有功於世道深矣宋自建立太學以來幾三百年其純德淑行君子能以忠謹自任力諫世變者恒不乏人蓋由能明先王之制教育有方而致然

耳然太學生上書諷諫實自鄧肅始宣和間徽宗淫侈無度  
禍亂將作鄧肅乃進十諫詩有云但願君王安百姓國中何  
日不春風蔡京怒曰不殺肅恐浮言亂天下即放歸田里既  
而金虜入寇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數蔡京童貫王黼梁  
師成李彥朱勔之罪指為六賊乞誅之以謝天下及罷李綱  
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東復上書極諫願復綱職以安天下  
天之心上皆不納後於高宗朝力詆黃潛善汪伯彥不可任李  
綱不可去遂以狂直棄市由是汪黃肆惡愈甚而太學生魏  
祐又論其誤國十罪矣孝宗隆興二年湯思退急於和好之  
成大學生張觀等七十餘人上書言湯思退王之望尹穡約  
議虜人宜斬之以絕和議寧宗嗣位李沐以韓侂胄之黨蒙  
蔽天聰乞罷趙汝愚政柄太學生楊宏等六人上疏諫曰願

諸賢  
明善  
講學  
之功

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姦邪竄李沐  
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詔宏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政各  
流五百里嘉定十二年太學生何處恬論尚書胡榘欲與金人  
議和亦請誅之以謝天下此皆諸賢明善講學之功也馴至  
理宗世變國危尤甚和臣史嵩之藉其從父彌遠之勢謬為  
元宰封豕其貪待從不敢斥其非臺諫不敢指其惡未丁父  
憂遂謀起復天倫之喪其甚矣乎於是太學生黃愷伯金九  
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衆口同辭以攻厥慝其畧曰君親  
等天地忠孝無古今昔宰我得罪於聖門若斯人得罪於宰  
我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  
世公論之所共誅其去夷狄禽獸之不遠矣又曰若鄭居中  
王黼輩頑忍無耻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

靖康之禍往事可鑒也彼蒿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踪跡詭秘  
曩在督府以和議墮士卒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  
人爲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積姦謀險不可測  
故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  
今不亟去之是率天下爲無父之國矣嗟夫其言辭剴切義  
理剛正使戎狄聞之足以黜其禽獸之行天地鑒之足以益  
其元氣之和士類儀之足以敦其澆漓之薄自非宋德隆厚  
教育有自何以致乎賢士輩出以明忠孝之道焉惜乎理宗  
庸闇不明惑於武學劉耐邪說遂皆指爲遊士而逐之也雖  
然宋之理宗不能信賢而去佞矣後之嗣天位者獨不能舉  
此以爲彝倫之龜鑑歟書曰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  
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正謂此爾

武學生劉耐知帝嚮意用蒿之遂叛四學而上書曰秦人焚坑  
之禍漢末黨錮之獄使名士淪亡典籍消滅以貽千百年不可  
追之恨者其端始于一二愚生橫議爾鄭國之人聚于鄉校以  
議執政之然否而子產不毀鄉校付之自然入皆賢之臣獨恨  
子產之無以變士習淑人心也今陛下尊居天陛置輔相于左  
右蓋將以立國也而輕儇浮薄者乃指名大罵之然則朝廷何  
以爲朝廷中國何以爲中國信斯言也生人之類滅矣若使蒿  
之果匿喪旬餘設謀起復固無以逃天下後世之議若起復出  
於陛下憂時之本心亦當顯示天下揭臣此章於四學俾輕儇  
浮薄者有所警戒太學齋廊因榜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丞相  
夕入諸生朝出時范鍾劉伯正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  
士鼓倡之諷京尹趙與籌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以辭先

大學  
生作  
捲堂  
文

聖曰天之將喪斯文實繫與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逐斥  
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  
衍豐邑以遺後人抑且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  
炳炳宸奎登為四學彋彋東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  
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機直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  
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  
歸過于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  
尚知逐客為非彼既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乎吾道告爾  
同盟今見義而不為當行已而有耻苟為飽煖是貪周粟之蓋  
相與携持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與籌遂盡削遊  
士之籍蒿之自知不為公論所容上疏乞終喪制帝乃許之左傳  
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白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云云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豐邑言豐水之旁以潤澤生邑穀喻養成

人才也劉安世魏人號元城登進士第哲宗時遷基諫論事剛  
直一時敬憚目之曰殿上虎坐黨安置英海等州孔子觀周見  
古廟右階前有金人三緘其口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宋仁  
宗時王拱宸既傾杜衍以及蘇舜卿除名喜曰吾一網打盡矣  
筆斷曰建學立師之道誠不可不慎也道之以正則所學之  
人無不正道之以邪則所學之人無不邪矣蓋古者帝王建

國君民以學為先五帝學曰成均夏后氏有東序西序殷人  
有左學右學周人辟雍皆國學也皆所以明人倫也未聞有  
武學之制也皇宋南渡戎虜憑陵國勢孤危累戰累敗故時  
君恨無名將乃立武學使習兵畧焉嗟乎夫所謂兵畧者乃  
聖人戡定禍亂之能事非後世善於攻戰之智術也古者炎  
帝侵陵諸侯蚩尤最為強暴軒轅以神謀聖筭脩德治兵與  
炎帝戰而勝之又擒蚩尤於涿鹿故戰伐之機始於是矣自  
三代以降聖道不行孫吳既出野戰者則拽紫而揚塵城守

者則火牛而奔陳於是徂詐生焉譎計成焉而聖人仁義之師絕矣今而武學之建不過欲使學者專習乎此效孫武之奇謀尚吳起之異畧險薄其心深刻其計然後擇之以爲名將耳嗟乎古之所謂名將而能成其破敵之功者非出於姦詐有餘之術實出於仁義有德之謀若漢之鄧禹諸葛亮唐之李晟郭子儀是也今使邪佞之人先韜畧而後詩書先詐術而後仁義是猶誨盜以偷假虎以翼耳烏足以爲名將焉此武學劉耐所以立心不減卒叛四學上書之人而黨於權臣史蒿之也嗟乎學者立心不減豈止不諳將畧而國家作養賢才若黃愷伯等亦皆爲其所逐而國爲之一空矣然則制不師古乃有絕賢喪邦如是之患後之欲建學而求賢者可不鑑於此哉

○吳淵罷○十二月以范鍾杜範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劉伯正參知政事游侶知樞密院事趙葵同知樞密院事○以鄭清之爲少保奉朝請封衛國公居京日與賓客門生徜徉山水間帝御書輔德明謨之閣賜之明年加少師賜玉帶及甲第于西湖之養魚莊○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乃脩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渠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遂爲江陵天險○乙巳五年春正月劉伯正罷監察御史孫起予言其隱默充位故也○以李性傳簽書樞密院事○二月呂文德敗元人于五

孟珙  
措置  
江陵

河復其城五河縣今屬鳳陽府

○夏四月杜範卒○元大納侵江陵孟珙敗之○七月元人侵

濠州知州呂文德敗之○十一月以陳韓同簽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以游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

同知樞密院性傳尋罷

丙午六年元定宗元年春二月范鍾罷鍾直清守法為時名相與游

侶不協力辭而去○元人入兩淮呂文德敗之○元人入蜀余

玠敗之○夏六月以陳韓參知政事

元定宗名貴由太宗長子太宗崩後乃即位三年崩壽四十三

帝母六皇后臨朝者五年法度不一內外難心加之連年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多死人不聊生矣宗之政衰矣

秋七月元主貴由即位于速茂都元自太宗殂諸王近屬自相

攻戰國內大壞至是元主始即位諸王不服將謀不軌會雷雨

大作行營水深數尺遂各散去

丘氏曰元太宗死至是貴由始立國無君者五年嗚呼當是

時中國之人仕蒙古者咸受制於一胡婦人非獨忘其身之

為華而亦不自知其身之為男也世道至此何等時耶

**忠君體國**

○九月京湖制置大使孟珙卒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各相異

共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極竭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無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滄唾者退則掃

地焚香懸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遠貨色絕滋味自號澹菴居士○冬十二月詔史嵩之以觀

文殿大學士求國公致仕○元侵京湖江淮州縣

丁未七年元定宗二年春正月以嗣榮王與芮子孟啓為宜州觀察

使○四月以王伯大簽書樞密院事吳潛同簽書樞密院事○

以鄭清之為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以趙葵為樞密使督視

江淮京湖軍馬知建康府便宜行事陳韓知樞密院事湖南安

撫大使知潭州時江淮京湖邊警日至帝深憂之鄭清之薦二人可大任帝從之二人既受命捷音日至矣○游侶罷○七月吳潛罷○以別之傑參知政事鄭案同簽書樞密院事八月案罷○高定子卒○呂文德敗元人于泗州

戊申八年元定宗三年春三月監察御史陳垓言民命與國脉相維

獄訟不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脉尚何以保吾國之命脉因極言檢覆決獄踈決推勘拘鎖刺環奏裁詳覆重勘追證十弊從之○元主殂于胡眉斜陽吉兒皇太后禿里吉納復

治國事

史臣曰定宗之在位也委政于皇太后及近習而已是時國內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燕京迤南諸郡徵求貨財弓矢鞍轡之物

或於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樓取鷹鷂驛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然自壬寅以來法度不一內外離心而太宗之政衰矣

○夏六月以徐鹿卿為樞密使○七月以玉伯大參知政事庶繼同知樞密院事謝方叔簽書樞密院事史宅之同簽書樞密院事伯大尋罷○十月別之傑罷

已酉九年春正月詔禮部貢舉精加考核○封孟啓為益國公○以周世宗八世孫柴彥頴襲封崇義公○置慈幼局于臨安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

置慈幼局

許浩曰夫人之至愛莫若父子而至痛莫若離棄捐至愛而處至痛非甚不得已不為矣是誠仁人之所愍也理宗置慈幼局收養道路初生遺棄嬰兒似也獨不念此嬰兒之父母

若爲而指至愛處至痛乎理宗之時邊方多事征賦無藝民  
於其身且不能保無以庇乎子矣理宗爲民父母不能爲之  
料理以相安而相保至使骨肉相棄而區區置慈幼局以收  
養之局豈能盡收養哉古今之稱善養老者莫若文王而其  
爲養不過置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之自養而已固  
不能人人而養之也如必欲人人養之則文王之養老須置  
局矣文王之心豈不仁如理宗也耶

○閏二月以鄭清之爲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爲右丞相  
兼樞密使應徽謝方叔參知政事史宅之同知樞密院事鄭清  
之辭免太師許之○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以淮東制置使  
丘岳兼淮西制置使岳在揚與元戰多捷聞賊脩舉帝嘉之故  
有是命親書忠實二字賜焉○五月趙葵乞歸田里不許○陳

賜丘岳忠實字

○十一月應徽罷○十二月以吳潛同知樞密院事徐清  
叟簽書樞密院事○史宅之卒

講通鑑綱目

庚戌十年春二月詔榮文恭王府講通鑑綱目莊文府講朱熹  
論註集解○三月以賈似道爲兩淮制置大使知揚州李魯伯  
爲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趙葵罷○五月以善珩爲嗣濮王  
○余玠大敗元人于興元

辛亥十一年元憲宗元年春正月改封建國公孟啓爲建安郡王賜  
名孜建安郡今建寧府

○三月嗣濮王不擅卒○以謝方叔知樞密院事徐清叟同知  
樞密院事吳潛參知政事

元宗憲諱蒙哥睿宗拖雷長子太祖之孫定宗崩後乃即位九

年壽五十一崩



帝剛明雄毅沉斷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靡  
雖后妃不許之過制賢於前代之諸帝遠矣

夏六月元主蒙哥即位于闊帖兀阿蘭先是定宗之殂諸大臣  
欲奉屈出之子失烈門久而不決至是兀良哈以太祖諸孫惟  
元主謙慎聰明宜立諸大臣兄弟皆曰可乃大會而即位焉失  
烈門不服元主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夷  
之由是始定遂罷不急之役嚴軍律以安民又以自太宗以來  
群臣擅政凡有詔令必親爲之政始歸一元良哈速不  
臺之子也  
史臣曰元定宗死至是憲宗始立國無君者又三年嗚呼國  
而無君何以爲國蒙古初起本無遠圖其後皆中國人教之  
以安中國爾

○秋七月元主命其太弟忽必烈總治蒙古漢地民戶事開府  
于金蓮川承制封拜先是姚樞隱居蘇門以道自任太弟遣趙

姚樞  
上治  
平政

壁召之樞至見太弟聰明才不世出虛已受言而大有爲乃盡  
其平日所學爲書數千言上之首以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  
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  
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時政之弊爲條三十本末兼該細大  
不遺太弟大奇其才動必見詢樞言于太弟曰今土地人民財  
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後必有讒者矣不若惟  
掌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理順安太弟納之金蓮川在萬全  
都司之雲州堡

○元以蒙哥撒兒爲斷事官孛剌合爲大必閣赤掌朝貢事晃  
兀兒留守和林答塔阿藍答兒副之茶寒業廖子統蒙古漢軍  
侵兩淮載答兒統蒙古漢軍侵四川和里互統蒙古漢軍伐吐  
蕃牙刺瓦赤不口兒幹魯不覩答兒行中書省事于燕京麻速  
忽訥懷塔刺海主伊吾廬罕阿母河迤南事阿兒渾主和刺珊

迤西事

斷事官掌國訟其權任為至重大必闇亦其任猶中國之左丞相也

○冬十一月鄭清之致仕遂以太傅充醴泉觀使封齊國公奉

朝請越六日而卒

清之不好立異以定策功久居宰輔其并相也年歲衰暮政歸妻子間廢之人或因緣以

賄進為世所少然端平之治有足稱者焉

○以謝方叔吳潛為左右丞相徐清叟參

知政事董槐簽書樞密院事○元蒙古也窟伐高麗○元太弟

忽必烈置屯由經畧司于汴梁姚樞請以秋去春來之兵分屯

要害敵至則戰退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

平太弟善之遂置焉由是東西數千里民人安業翕然歸心矣

○元以史天澤趙壁為河南經畧使天澤選賢才居幕府以清

其源置提領布郡縣以察奸弊均賦稅以蘇疲困更鈔法以通

有無設行倉以給軍餉立邊城以遏敵衝誅奸惡以肅官吏立

屯田保甲以實邊鄙河南太治○游侶卒

元太弟置屯田經畧司

壬子十二年

元憲宗二年

春正月王堅復興元府○二月乙卯朔日

有食之○元人侵隨郢安復州○余玠敗元人于嘉定府○元

汪惟正城沔州○元主徙其太宗六后及諸王于邊賜定宗后

死竄太宗孫失烈門于沒脫赤元主以諸王嘗欲立失烈門故

也又以定宗后亦納里合敦以厭禳賜死禁錮失烈門于沒脫

赤○六月元主以漢地分封宗屬命太弟於汴京關中自擇其

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

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太弟遂請關中元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

孟地狹民夥可取由是太弟忽必烈有關中河南之地○元太

弟忽必烈以楊惟中為河南道經畧使時河南總管劉福貪鄙

殘酷害虐遺民將二十年惟中至召福聽約束福稱疾不至復

召之使謂曰爾不奉詔吾以軍法行事福以數千人擁衛而至

惟中即握大挺擊福踣之福數日死百姓鼓舞稱快○嚴衢發

信台處建劔邵九郡同日大水肩城郭漂室廬人徐清叟奏曰

唐五行志云取財過度則陰失其節而水溢今日國課所入未

免增直取贏而商賈告病此又水之所由應也漢關中大水翼

奉以為親舅后之故也今日少抑宦官戚畹亦可以回天意矣

帝即日令學士院降詔遣使分郡賑恤帝曰聞福建水傷人頗

多清叟奏水退之後貧民無以為生亦有自經溝瀆者聞帥臣

陳昉發楮三十萬漕臣饒虎臣發楮五十萬米五千石以賑之

乞與除豁使知聖旨帝欣然從之其後蠲九郡苗米凡二十二

萬五千八百七十石有奇翼奉下邳人精於律曆陰陽之占漢

見天子敬焉官拜博士諫議大夫諸軍計師與往建邵南劔國

子監簿葉隆禮往嚴衢信登聞檢院胡大昌往婺處台告勅凡

一百道分遣有差

○秋八月行會天歷○元主命太弟忽必烈帥師伐西南夷太

弟旭烈帥師伐西域克的不花帥師伐波黑奚撒里帥師伐印

都印都古天竺國○九月嗣沂王貴謙卒○十月以徐清叟參

知政事董槐同知樞密院事○嗣濮王善珩卒以善奘代之○

十一月吳潛罷以浙東福建大水故也○印都朝貢于元○元兀良哈反

伐附都鄯善烏爨摩些等國皆降之

癸丑寶祐元年元憲宗三年春正月詔以太祖十一世孫建安郡王

孜為皇子賜名祺進封永嘉郡王○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元汪惟正城利州沔利既城元人且耕且守於是蜀土不可復

矣○元渡漢江次于萬州遂入西柳關高達敗之○元兀良哈

反敗羅部于夷河浪山遂會太弟滅大理虜其國王段智興以

歸得五城八府蠻部三十有七○五月召四川制置使余玠還

此乃儒者  
人所有

六月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先是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  
夜义恃功驕恣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毒虐富人以脅取金帛蜀  
人皆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  
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  
儒者乃有此人玠又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  
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兵精勢張視侍郎為文臣必不肯甘心  
從令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意遂決夜召  
夔計事潛以成代頷其眾夔緣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  
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為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玠  
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  
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  
納且有危言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

方叔遂昌言玠失戎伍心帝惑之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  
玠專制西蜀交結權要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  
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  
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權召之或不至耶臣度  
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  
余晦為宣諭使國子司業葉夢鼎言蜀當垂亡危急之秋晦恐  
不能勝其任乞改命謝方叔固以為能乃止

雲頂山在成都  
府金堂縣南

○元使札刺兒伐高麗○秋七月資政殿學士余玠卒初玠聞  
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疾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慕如失  
父母焉

四明陳氏曰余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  
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脩學養士輕

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一 宋世宗紀  
徃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  
無警言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閩未有及之者惜其遽  
以太平自詫進蜀錦蜀戕過於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  
疑昧於進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  
然寄耳目於群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姚世安拒  
命威名頓挫齎志以沒惜哉

八月以余晦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十二月追贈故直龍  
圖閣李道傳謚曰文節

甲寅二年元憲宗四年春正月元城閬州○詔工部尚書陳德毅察

訪官吏于荆蜀江淮於是被黜者百十七人○二月元圍嘉定

知府俞興敗之○元人入東川遂城紫金山東川郡今潼川州  
紫金山在潼川州

鹽亭縣蜀  
之要地

○元人侵合州知州王堅敗之○元人侵廣德軍曹世雄敗之  
○夏四月以徐清叟知樞密院事董槐參知政事○元主祭天  
于日月山○六月詔籍余玠家財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  
玠聚歛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錄玠  
家財以犒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十萬徵之累年始足○加兩  
淮制置大使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召余晦還閩月以李曾  
伯為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進司夔州初余晦制下徐  
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斃  
余玠乃祖宗在天之靈社稷無疆之福陛下大有為之機也今  
乃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任重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  
州軍民不特望而輕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  
乞賜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乃召還

董槐疏言蜀事孔棘願假臣宣撫之名置司夔門以固荆蜀輔車之勢帝以槐言事無隱能格君心不為容悅每以諸葛亮自許方嚮用之不許而以李魯伯為之輔車輔頰也

○秋八月元元良哈反滅吐蕃吐蕃土地肥饒兵強民足有戶三十萬鄰國畏之元良哈反自大理進攻其酋長浚大脫因塔里固守力○下利州西路安撫

使王惟忠大理獄殺之先是惟忠聞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勘官陳大方燬成其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

訴于天未幾大方亦死○十月進封皇子榘為忠王○十一月元人城光化軍○元太弟忽必烈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希

憲魁偉有威容嗜書尤篤一日方讀孟子聞太弟召因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子太弟問其說謂何對以性善義利之分

愛牛之心擴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太弟善之因目為廉子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諸臣驚服曰真文武全材有

用書生太弟自雲南還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京兆諸郡臂指隴蜀諸王貴藩環擁周匝戶雜戎羗尤號難治希

憲抑強扶弱摘伏摧姦境內大安少暇則延訪耆宿辟智仲可於幕府扁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則坐於中明經讀史凡義理精

粗事物得失必研究之時富民貸錢民間至本息相當者責其入本又以息為券歲月責償號羊羔利希憲知之命歲月逾久

母過本息對償餘皆取券焚之遂定為令○元命張柔移鎮城亳州柔以連歲用兵兩淮艱於糧運奏據亳州之利命柔率山

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既病涉襄漢魏博粟皆不至乃築甬道自亳抵汴堤百一十里流深而不能

廉希憲文武全材

築復為橋十五橫以二堡戍之

王幼學曰恐敵鈔掠其粟故築垣墻如街巷是為甬道

乙卯三年

元憲宗五年

春正月己未雷詔罷元夕張燈從起居即牟

子才之言也○二月以蘄州防禦使乃猷奉沂靖惠王祠事○

治全子才等喪師罪罷其祠祿時元人侵漢蜀荆淮帝深憂之

給事中王莖言國家與元人本無深仇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

洛之師輕而無謀遂至隻輪不返全子才誕妄慘毒今乃援劉

子澄例自陳改正乞正其罪以為喪師誤國之戒帝從之○元

太弟忽必烈召許衡為京兆提學不至衡懷慶河內人幼端慤

與群兒嬉戲即畫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群兒莫敢犯年七八歲

受學於鄉師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

舉取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此兒穎悟非

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不能為之師固辭而去稍長聞人有書

即往求觀父母以歲饑時艱嘗危之每與俱往人厭其迂舅氏

為河內典史衡從授吏事參撫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久之

宣宗山陵役起

金之宣宗州縣追呼旁午衡代舅氏分辨及還歎曰

民不聊生而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為也遂不復詣縣而決意求

學時國土日蹙民皆轉徙無從師授且艱得典籍父母亦以世

方亂欲使知占候之術為避難計遂令與目者游因於推步占

候之家見尚書疏義皆散亂毀缺衡三往就宿皆手錄之由是

刻意墳典考求古者為治為學之序操心行己之方一言一行

必質之書故雖亂離之際人亦稍稍從學焉已而隱居于大名

竇默深加敬遇每相見則危坐終日出入經傳泛濫老釋下至

醫卜諸子百家兵刑貨殖水利筭數之類靡不研究聞姚樞以

姚樞以道學自任

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庵四書集註或

問及小學書衡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手寫而還謂學者曰昔  
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  
所學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洒掃應對以為進德之基不然當  
求他師衆皆曰唯先生命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小大皆  
自小學入衡亦旦夕精誦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  
暑不廢也諸生出入惴栗惟謹客至則懽然延接使之惻然動  
念漸濡喜意而去嘗與其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  
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既而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及樞  
被徵衡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太弟聞其賢授京兆教授衡  
不受復徙大名使者訪焉遂偕往至是以庶希憲之薦乃授提  
學力辭不受年四十七矣墳大也一曰山墳言君臣名物陰陽  
殺三日神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  
之三墳也○典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許衡始有任道意

朋友有信即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謂之五典也孟

濃率畧也莊子云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

○三月以王桢簽書樞密院事○以吳淵為京湖制置使知江

陵府○六月賈似道敗元李壇于海城壇李全子也小字公壽

舊海城將窺海道故也○罷侍御史洪天錫時宦者盧允升董宋臣擅寵

用事天錫上疏論之不報竟去謝方叔請遷為太常少卿○秋

七月謝方叔徐清叟免御史朱應元論之也○元兀良哈反伐

鬼蠻羅羅斯阿伯阿魯等國皆降之西南夷盡降于元矣○八月王桢罷

○以董槐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程元鳳簽書樞密院事蔡抗同

簽書樞密院事○冬十二月嗣濮王善與卒以善騰代之

丙辰四年元憲宗六年春正月元主大會諸王于王兒陌哥都始定

歲錫錢帛之數○三月以蒲澤之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

四月以程元鳳參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加兩淮制置大



使賈似道參知政事○五月詔思州播州嚴飭守備亮將兀良哈反自烏蠻揚瀘州攻禿刺蠻三城遂通道於嘉定崇慶將向合州羅氏鬼國遣使報于思播思播以聞詔以銀萬兩命知思州田應庚知播州楊文結的羅鬼為援且戒思播嚴飭守備以待之思州今為思南府屬貴州宣慰使司播州今為播州宣慰使司屬四川

○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于城外詔罷槐為提舉洞霄宮竄大學生陳宜中等六人于遠州刻石三學戒諸生毋得議國政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然務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率滿歲而遷嗜進者始不悅矣時帝年浸高操柄獨斷而閹貴妃專寵後宮頗預國政宦者盧允升董宋臣等用事蕭山尉丁大全以戚里婢壻夤緣閹妃及盧董遂得擢侍御史柔佞善逢帝大悅之大全由是招權納賄槐惡其為人大全聞而懼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

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遂出即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頃吏出北關棄槐詈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大全既逐槐益恣橫用事道路以目太學生陳宜中黃鑄林則祖曾唯劉黼陳宗六人上書言進退大臣當以禮遂極言大全之姦大全怒諷御史吳衍劾之因取旨削六人之籍編管遠州下臨安府押出國門國子祭酒司業率二十齋生冠帶送出園橋大全

士論  
稱為  
六君子

益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得譁張噪吻妄議國政又令今後諸生上書須令前廊生看詳牒報檢院方許聞奏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為六君子焉蕭山縣屬紹興府辟雍四門外水環  
○帝御集英殿試進士賜文天祥等及第出身有差○元人侵叙州知州史俊敗之○秋七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張璠簽書樞密院事○九月御史朱熠乞汰冗吏不報媚言境土蹙而賦歛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財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汰冗員不報  
許浩曰景德慶曆天下如彼其廣賦足用也而食祿之官如彼其少淳祐寶祐天下如此其蹙賦不足用也而食祿之官

如此其多豈淳祐寶祐之事繁於景德慶曆而官須多設耶未聞疆土既蹙而事反加繁也事不加繁而官反多庸詎非倖位耶理宗於國勢日蹙之時而有倖位如此欲其財力之贍以禦敵而保國也難矣哉

○元命劉秉忠管桓灤之間為開平府秉忠邢臺人風骨秀異英爽不羈年十七以家貧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一日因按牘事有不愜意投筆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汨沒為刀筆吏乎即棄去隱居武安山天寧虛照禪師聞之招致為掌書記後游雲中值海雲禪師被召北覲見秉忠與之俱行太弟忽必烈甚重之因留侍左右秉忠遂條具時政所宜數十事上之太弟由是日見親遇允征伐莫不從謀畫良多嘗贊謂天地以好生為德方便救護所全活者不可稱數至是元主欲建城市脩宮室

為都會之所太第言秉忠精於天文地理之術乃命相宅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為言乃命秉忠營之命曰開平府三

年而畢功

桓州在萬全都司之雲州灤州屬永平府即上都城和臺縣屬順德府大寧寺在順德府治西北

○冬十月以張璠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同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蔡抗上疏乞骸骨不俟報而去詔罷其祠祿○十二月元人城棗陽

丁巳五年

元憲宗七年

春正月詔戒飭群臣○以趙葵為少保京湖

宣撫使判江陵府召吳淵參知政事淵未至而卒○加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知樞密院事○元主罷太第忽必烈開府命阿蘭荅兒行省事于京兆勾較河南陝西諸路財賦或讒于元主曰皇弟得中土心且王府諸臣擅權為姦利元主信之乃罷開府而命左大必闈赤阿蘭荅兒以丞相行省事于秦蜀以劉太

平為參知政事佐之勾較諸路財賦阿蘭荅兒性苛刻鍛鍊羅

織轉功為罪大開告許虛焰可畏由是得罪者衆獨史天澤廉

希憲無秋毫可掬撫云○元侵襄陽高達敗之于白河○三月

帝戒有司延及無辜御筆云朕聞政平訟理則民安其業告許

易俗則禮義興行近有司受詞多是並緣為奸延及無辜攤賴

緡錢動以萬計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其耳目所接者已悉蠲放

餘令御史臺覺察以聞

攤他于反謂攤滿四數也

○夏四月元紐鄰侵苦竹隘及劔門遂趨東川○五月蒲澤之

復劔門○城荆山為懷遠軍以夏貴知軍事○六月馬天驥罷

○元元良哈反入交趾屠其城

元良哈反入交趾三遣使諭其國降皆見囚及兵至洮江交人

戰敗國王陳勝走海島元元良哈反遂屠城留九日以熱不能堪而還陳勝復國

○元焚道士化胡經

○秋八月以張璠參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九月元

主却田鵠獻水精盆珍珠傘可值銀三萬餘錠元主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用却之○冬十月張璠卒○以林存簽書樞密院事○元主命皇弟阿里不哥守國自將侵蜀十二月次于六盤時元主用也速兒駙馬亦孫哥大王之言大會師數宋據殺函絕河津囚行人之罪自將南侵至東勝河時河水以土覆之如履平地遂濟次六盤軍凡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元主由隴州趨散關莫哥大王由洋州趨米倉亭里又萬戶由漁關趨沔州○元太弟朝元主于六盤遂罷阿蘭荅兒勾較財賦太弟忽必烈既為元主所疑又為阿蘭荅兒所窘大懼得罪用姚樞策請入覲太弟從之及見元主為泣下兄弟如初即命罷勾較太弟所置行戶部安撫經畧宣撫都漕諸司皆廢

元主  
侵蜀

戊午六年

元憲示  
八年

春正月以丁大全參知政事○蒲澤之帥師

復成都府及元紐鄰戰敗績乃還○二月以馬光祖為京湖制

置使知江陵府

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減租稅養鰥寡惠孤窮興學校選士卒辟召僚屬皆及一時之善及移

鎮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參議官

○夏四月程元鳳罷以丁大全為右丞

相兼樞密使林存同知樞密院事朱熠簽書樞密院事○元圍

襄陽及樊城高達救卻之○元李壇侵海州漣水軍○五月嗣

秀王師彌卒○九月元主次于劔門○十月元主取苦竹隘守

將楊立張實死之○十一月林存罷以朱熠同知樞密院事饒虎

臣同簽書樞密院事○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兩淮宣撫使○元

人入東海○元元良哈反伐羅氏鬼國○元主侵鵝頂堡守將

王仲降于元元主遂取長獲山○龍州降于元

龍州屬廣西道

○十二月元將紐鄰取資州遂取簡州

資簡二州今俱為縣屬成都府

○詔馬光祖移司峽州向士壁移司紹慶府以援蜀光祖士壁

迎戰于房州元人敗走峽州今為夷陵州屬荆州府紹慶府今為彭水縣屬重慶府

○高麗王噉使其世子俱朝于元○詔以明年改為開慶元年

已未開慶元年元憲宗九年春正月詔戒中外奉公法圖實政○隆

州雅州降于元隆州今保寧府雅州屬四川道

○元太子辨都卒于王吉河元自忠涪進趨夔州詔蒲擇之及

馬光祖便宜行事忠州涪州屬重慶府

○元元良哈反入賓象州靜江府遂趨湖南賓州象州屬柳州靜江府今桂林府

○元主圍合州知州王堅禦之○以賈似道為樞密使充京西

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知江陵府○以張日明為浙西帥幹日

博學好古而精於兵術知人善任○三月元太弟忽必烈自黃

州沙汰口濟江京湖江淮州縣多降之遂侵臨江知軍事陳元

桂死之沙汰口在黃州府黃岡縣西北

○元以楊惟中為江淮京湖路宣撫使○蒲擇之免以呂文德

為四川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夏五月元主遣兵侵重慶府六

月呂文德及元史天澤戰于嘉陵江敗績○秋七月癸亥元主

蒙哥殂于釣魚山合州圍解元主殂史天澤護皇帝寶與群臣

奉柩北還留不魯合及不兒札同領重慶軍馬

四明陳氏曰元憲宗勤於政事好謀能任國庶兵強所至降

附太祖之業中興焉

史臣曰憲宗剛明雄毅沉斷而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靡雖

后妃不許之過制初太宗朝群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凡有

詔旨帝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群臣甚嚴嘗諭旨

曰爾輩若得朕獎諭之言即志氣驕逸志氣驕逸而火禍有

不隨至者乎爾輩其戒之然性喜畋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  
蹈襲他國所為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  
無虛日終不自厭也

元元良哈反入辰沅遂圍潭州○九月元太弟忽必烈圍鄂州  
先是太弟之師次于陽邏宋之要害也築堡于岸陳船江中  
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太弟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  
死守不奪之氣不可臣請當之乃帥死士數千人當其前令其  
弟文用文忠載艤幢鼓擢疾趨士叫呼畢奮鋒交文炳麾眾走  
岸搏戰宋師大敗太弟聞之舉手曰天也明日遂帥諸軍渡江  
進圍鄂州朝廷大震陽邏沅即陽邏鎮在黃州府城西

○嗣濮王善騰卒○以戴慶珂簽書樞密院事○詔諸路出師  
以禦元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丁大全  
姦回狡

吳潛  
言致  
由亂之

險狼毒貪財引用凶惡陷害良善過塞言路濁亂朝綱聞鄭羽  
家富諷臺臣彈之籍其財以自益為子娶婦見其美因自取之  
及元帥侵軼日甚大全匿不以聞遂罷相出判鎮江臺諫乞追奪遠竄之不許○以吳潛為左丞相兼  
樞密使潛入對言今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  
姦臣儉士設為虛議迷國誤君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  
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  
不察稔成兵戈之禍實為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  
官傾心附麗躡躑要途蕭泰來等群小嚙啗國事日非浸淫至  
于今日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沈  
炎實趙與籌之腹心瓜牙而任臺臣甘為搏擊姦黨盤據血脉  
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為之望令大全致仕炎  
等與祠高鑄羈管州軍帝不聽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  
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帝問計於群臣潛

對曰陛下當遷幸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爲張邦昌乎  
潛不敢對既而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以避敵鋒軍器大監何  
子舉言于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必不可  
潛乃悟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  
天祥上書乞斬宋臣不報○以賈似道爲右丞相兼樞密使京  
湖四川宣撫大使判江陵府進師漢陽以援鄂州趙葵爲江東  
西宣撫使便宜行事判建康府任責捍禦沿江制置使馬光祖  
移司江州副使史巖之移司壽昌應援鄂州向士璧爲湖南安  
撫使知潭州○高麗王暉卒元太弟忽必烈封暉子僖爲高麗  
王就國先是暉計聞于元江淮宣撫使趙良弼言于太弟曰高  
麗雖名小國依阻山海國家用兵二十餘年尚未臣附前歲世  
子僖來朝適鑿輿西征留滯者二年矣供帳踈薄無以懷輯其

心一旦得歸將不復來宜厚其館穀待以藩王之禮今聞其父  
已死誠能立僖爲王遣送還國世子必感恩戴德願脩臣職是  
不勞一卒得一國也太弟然之即日改館世子顧遇有加賜以  
封冊遣使送之由是壹意脩貢矣館舍也館穀者因其軍  
之館食其軍之穀也

○十一月以朱熠知樞密院事○賈似道使宋京如元師乞和  
元太弟忽必烈遂帥師北還鄂州圍解先是元圍鄂州都統權  
州事張勝以城危旦夕登城諭之曰城以爲汝家有但子女玉  
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之元人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  
達印應飛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爲援元人乃復進攻張勝堅  
守不下遂死之十月鄂城東南陔破高達帥諸將力戰似道自  
漢陽至鄂督師高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  
曰魏巾者何能爲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士始出否則使兵士

諱於其門呂文德諂事似道即使人訶止之曰宣撫在此何敢  
爾耶曹世雄向士壁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似道由是銜  
三人而親文德十一月元人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  
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元師營請稱臣納幣太弟不許會  
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蹕急流走鄂以憲宗訃聞于似道似  
道再遣宋京往太弟亦聞阿里不哥欲襲尊號遣脫忽思簽軍  
河朔因召群臣議事江淮荆湖宣撫副使郝經曰今國內空虛  
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髀相依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烈  
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  
或起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  
令令脫里察爲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  
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世宗海陵事乎

若彼果稱遣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  
王以社稷爲念班師議和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天都則彼  
之姦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臯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  
阿里不哥諸王會喪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  
京北京撫慰安輯命王長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  
有歸而社稷安矣太弟然之乃許似道和且約歲幣之數遂拔  
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元良哈反之兵庶希憲復  
進言于太弟曰殿下太祖皇帝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  
撫定暨今南伐帥先取鄂天道可知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  
而殿下位親望重功德兼隆天意人心灼然可見太弟乃命希  
憲前行審察事變希憲聞劉太平及霍魯懷復至關右而憲宗  
嘗留大將渾都海以騎兵四萬屯守六盤征南諸軍尚散處秦



蜀太平自先朝用事與諸將要結素習險詐又畏太弟其果因關中形便扇搖民心驚動汾晉河南誠非細故及太弟以渡河備以爲言太弟乃遣趙良弼西行假以他故偵伺事情而遣希憲往塔察兒國王所結歡塔察兒王見希憲知太弟功德甚盛遂請身任推戴之事焉○十二月向士璧敗元元良哈反于南獄市潭州圍解○詔以明年紀元景定

庚申景定元年

元世祖中統元年

春二月以高達知江陵府○元元良

哈反會張傑于鄂州帥師北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敗其後軍于新生磯時張傑聞狂作浮橋于新生磯湖南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曹世雄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戍卒百七十遂匿其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上表言鄂圍始解江西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下

詔褒美賞賚甚厚

新生磯在黃州府治北團風鎮下

○召賈似道還三月遇元俘卒于蕪草坪敗之遂入黃州先是諸路重兵咸聚于鄂元兵斡腹由求全至潭江西大震吳潜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鎮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衝似道以潛欲殺已然之及詔下召還似道乃進孫虎臣以精騎七百護送之至蕪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柰何虎臣乃匿似道而出戰似道嘆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耳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即江西降將儲再興也虎臣與諸將迎擊敗之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三月戊辰朔日有

食之

永州今陞府屬湖廣全州屬桂林府潭州今長沙府

元世祖諱忽必烈憲宗同母弟也憲宗崩遂即位歲宋而混一

天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崩壽八十

夏四月元主忽必烈即位于開平先是太弟至開平合丹摩哥塔察兒諸王皆會旭烈大王自西域遣使勸進太弟未許廉希憲進言曰阿里不哥雖殿下母弟自以前嘗居守專制有年設正位號以璽書見徵我為後時今居此承大統頒告德音彼若遷延宿留便名叛逆安危逆順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王文統復力陳天命人事太弟良久曰汝等能協心輔翼吾意決矣促篆寶文一冶而成眾皆稱賀明日遂即位是為薛禪皇帝詔曰祖宗肇造區宇武功迭興文治多闕蓋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先皇帝將大有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昂湖之泣肆予中人渡江之後蓋將深入乃聞國中重以簽軍之擾黎庶驚駭驛騎馳歸不意宗盟報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臣僚不召而來不謀而同咸謂國家大統不可久曠神人重寄不可暫虛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眾可以為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謀與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敢不遵朕固讓至再祈憫益堅於是俯循輿情勉登大寶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涉淵水罔知攸濟爰當歸御之始宜新弘遠

之規務施實德不尚虛文 ○元分漢地為十道置宣撫使以廉希憲史天澤

姚樞劉肅宋子貞楊果李德輝張德輝趙良弼徐世隆為之○

吳潛罷以侍御史沈炎之言也是時帝欲立忠王基為太子潛

陛下之福帝怒之復語群臣曰若從潛遷幸之議豈不大誤於是沈炎疏潛過失以忠王之立人心聽屬潛獨不然章汝鈞乞

為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巨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昂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潛忠亮剛直雖論事近許然

皆出 ○以賈似道為少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衛國公帝手詔

曰賈似道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隱然殄敵奮不顧身

戎乘一臨士氣百倍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時帝

年高內侍董宋臣盧允昇為之聚飲以媚悅上意引薦奔競之

士交通賄賂寘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芙蓉閣

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為游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

諫者帝宣諭使去謂之節貼似道既相百官守法人頗稱其能

卷之五十五 宋史紀事本末 四十一 陳好

然既顯政權傾中外蠱惑帝心進用群小變更法制矣旬備也

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游徧治其事也夏桀棄禮義好倡優侏儒而為奇偉之戲則倡優之戲已見于夏后氏之末世矣○鬼鬻子起于漢高帝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陳平知閼氏妬忌乃造木偶人舞埤間閼氏謂是生人慮下城冒頓必納之遂退軍史但云秘計蓋鄙其策之下也

○以劉整知瀘州夏貴知淮安府○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

安吉州今湖州府也

○以饒虎臣參知政事戴慶河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簽書樞

密院事○元阿里不哥自立于和林阿藍荅兒渾都海等應之

五月庶希憲討阿藍荅兒等皆平之先是阿里不哥自聞憲宗

殂即欲據有大號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以賚士卒聚兵

燕雲以自重而劉太平霍魯懷行尚書省拘收關中諸處錢穀

與六盤渾都海和林阿藍荅兒等相表裏及聞元主即位阿里

不哥遂自立發兵拒命秦蜀大掠京兆宣撫使庶希憲與副使

商挺馳至京兆劉太平霍魯懷聞希憲將至以五月一日乘急

傳入京兆密謀為變秦人前被阿藍荅兒太平等威震聞其來

皆破膽越一日希憲亦至大集官吏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

宣諭安撫不數日官府粗定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我來

自六盤斷事官闊闊出遣我今渾都海已反京兆使者已被殺

且分遣人乘急傳入成都與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花約同舉

二人已各起軍馬應之矣又多遺蒙古軍與魯官兀奴忽等金

帛使盡起新軍且約太平魯懷同舉希憲集僚佐謂曰聖上首

命我輩正為今日事疑變生脫至罪釁我當身任不以相及遂

分遣萬戶劉黑馬京兆治中高鵬霄華州尹史廣掩捕太平霍

魯懷等具得其與六盤要結狀乃遣黑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

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于青居又命總帥汪惟良帥所部兵及秦  
鞏平涼等處諸軍進討渾都海已而赦至臨潼希憲聞之曰勅  
寇在邇太平等豈赦所原乃命人逆止赦於近郊誅太平霍魯  
懷於獄而後出迎赦民心帖然渾都海知京兆有備且欲據有  
六盤倉庫遂西渡河徑趨甘州阿藍谷兒自和林帥兵與渾都  
海合且遣人約結隴蜀諸將又使恤敦為書招其弟紐鄰於是  
成都帥百家奴與元師忙古歹青居帥汪惟正欽察等俱遣使  
至京兆言人心危疑倉糧不繼希憲遣使入蜀中勅將吏曰公  
等皆勲業世胄正宜協心畢力無替先烈一旦以觀望召譽悔  
將何及兩川帥校由是咸思效忠矣元主聞之拜希憲中書右  
丞行秦蜀省事既而渾都海阿藍谷兒合兵而東官軍大敗河  
右大震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椿等合軍追阿藍谷兒關隴

希憲  
直男  
子

遂平傳首梟于京兆市諸軍悉分屯便近元主嘆曰希憲真男  
子也時年三十矣○元以王文統平章政事文統本山東行省  
李璫幕屬也劉秉忠李易薦其才智遂得親幸委以腹心言聽  
計從文統亦竭其情以為政○元建元中統制曰祖宗以神武

御群下朝廷草創未遑潤色朕獲續舊服載擴丕圖稽列聖之  
洪規講前代之定制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  
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炳煌皇猷推輿  
治道可自庚申五月十九日建號中統元年惟即位體元之始  
必立經陳紀為先故內立都省以總宏綱外設總司以平庶  
政仍以興利除害之事補偏救弊之方隨詔以頒申畫于後○

饒虎臣罷戴慶烜卒○以沈炎簽書樞密院事○元以王鶚為  
翰林學士承旨鶚博學正直以儒道自任獎與後進推轂人材  
布列臺閣由是紀綱法度文物典章煥然一新舉李治李昶王  
磐徒单公履高鳴徐世隆同為學士楊恕孟攀麟為待制王惲  
雷膺為脩撰周砥胡祗適孟湛閻復劉元為應奉楊奐元好問

史天澤立  
政治之道

脩金史與好問未召而卒鶚又言學校久廢無以作成人材宜  
選博學洽聞之士提舉各路學校嚴加訓誨以備他日選用從  
之○六月立忠王禛為皇太子赦○元以河南宣撫使史天澤  
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畧使元主問以安民治國之術天澤具疏  
請立省部以正綱紀設宣撫以督諸路沛恩澤以安反側退貪  
殘以任賢能頒俸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姦庶能上下相應內  
外休息元主嘉納之○秋七月元使郝經來尋盟賈似道幽之  
于真州先是似道既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  
功朝廷不知其求和也元主既即位廉希憲請遣使諭宋以息  
兵講好勅諸軍北歸俾恩威並著元主善之欲遣使而未得其  
人王文統素忌郝經才德乃請遣經遂以經為翰林侍讀學士  
文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或謂經曰宋人詭詐

難信蓋以疾辭經曰自南北遘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掠壯者  
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  
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  
吾學為有用矣遂行王文統陰諷李璫侵宋以沮撓之欲假手  
以害經經過淮賈似道懼姦謀呈露遂以李璫為辭命知揚州  
李庭芝寓書于經巖以款兵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答書  
言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日諭兵將戢戢守圍以契和  
議衆所聞知今啓豐自擅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預  
使人事也復上書于帝及移文執政辨論古今南北和議戰攻  
利害甚悉皆不報而令捷鑄館所斬垣柵棘驛吏防守嚴逾獄  
行介佐或不能堪經語之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  
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

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始不遠矣衆感其言皆  
自振勵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  
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莫結  
反汚血

也梅音薦圍也籬也  
左定公梅之以棘

○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帝家教甚嚴鷄初鳴入內問安再鳴  
還宮三鳴在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資善堂聽講經史將晡復  
至帝所起居帝問今日講何書太子備言所以是則賜坐及茶  
否則爲之反覆剖折明日使之復講

許浩曰理宗在位何遇國步之多艱也始爲史彌遠所立而  
不能總其乾綱終爲賈似道所制而不能操其國柄嗟乎以  
當時國勢而言金虜將亡大元天啓宋之宗社正如葉上之  
露亡在朝夕雖以奇才碩德之士輔之猶懼不免况姦險帥

臣之輩趣之乎宜其三面被兵淮甸騷攘而海內分裂也史  
臣書曰賈似道入朝以右相兼太子太師屢書不絕者豈非  
深嘆宋之天下始終爲姦臣所喪而棄戮於萬世歟故觀乎  
此則知史臣之筆嚴矣

○元初造通行交鈔王文統創造通行交鈔以絲爲本以革諸  
路行用鈔法之弊其法以銀五十兩易絲

鈔一千兩○八月元始頒祿于官吏○元以僧八思馬爲八思  
馬即

班彌恒拔思發也士波國人敏悟過人年十五自其國來見世  
祖于潛印即被尊寵至是以爲國師授以玉印主統天下釋門

年二○冬十月元初造中統通行元寶王文統又請印造諸路  
通行中統元寶每一貫

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以文綾織爲  
中統銀貨每一兩同白銀一兩未及行而罷○安置前宰相

吳潛于潮州時賈似道既專政臺諫何憂然孫附鳳桂錫孫劉  
應龍承順風旨凡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既以憂然之論削  
丁大全吳潛秩職謫居遠州矣今復下詔曰丁大全吳潛欺罔

無君流毒稔禍害民蹙國動搖國本建議遷幸蘊志深險竄謫  
江西可謂寬宥而二佞之黨懷設伏慝布在京城各私所主反  
咎朕躬其令臺諫察舉以聞當寘于罪以為同惡相濟之戒凡  
在黨人永不錄用遂竄潛于潮州○十二月元使孟甲如安南

諭降○高麗請降于元高麗王腆歸感見立之恩遂請附貢

辛酉二年元世祖中統二年春正月詔皇太子謁孔子于太學帝手詔

曰虎闈齒胄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舍菜之事我朝未  
嘗廢也然敦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焉虎闈謂國子監

也禮記太子入學齒胄註  
齒以年相序也中胄齒也

○詔追封張拭為華陽伯呂祖謙為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太  
子既謁孔子還即上奏曰臣恭奉聖旨擇用正月十五日令臣  
謁拜先聖文宣王于太學臣仰體聖心祇承嚴訓區區愚衷因

追封  
張拭  
呂祖  
謙從  
祀

而感發焉蓋先聖之道至我朝盛時運際文明真儒迭起而後  
有以續夫孟氏之傳然其時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乾淳間文  
公臣朱熹與宣公臣張拭成公臣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  
如義利之辨如近思錄之書擇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  
門中間邪說又幾晦蝕陛下聖德奮興罷黜詖邪表章正學然  
後人心一正聖道大明天下學士得泐淵源而遡洙泗實萬世  
無疆之休今熹已秩從祀而拭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故  
有是詔○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朱熹罷○元以阿合馬領  
中書左右部總司財賦○高麗王使使其子植朝于元○元主  
討阿里不哥戰于昔木土阿里不哥敗走元主乃還○四月以  
皮龍榮參知政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簽書樞密院事  
○以俞興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徙吳潛于循州潛尋卒

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端拱而逝循人哀之循州今惠州府

○五月元以楊果為中書參知政事劉肅宋子貞參議中書省

事三人皆舊賓客也果有才幹肅子貞有德望○元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

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皆辭不拜時王文統當國深忌樞等

樞默亦力言文統學術之非必至誤國文統益憾之乃授樞等

為東宮三師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

避禍衡力以為不可乃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

乃改授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衡遂稱疾還

懷孟教授子弟默力學善醫遭時兵革隱居教授于廣平之肥

鄉元主在潜邸聞其賢召見之默首以三綱五常為言且曰帝

王之學貴正心誠意自是敬待加禮留侍左右命教世子默薦

姚樞明治道樞由是得任用元主既即位召至開平問曰朕嘗

實默薦許

命卿訪求魏徵等人有諸乎默曰許衡即其人也史天澤可大

衛

用元主納之肥鄉縣屬廣平府

○元命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元令十路宣撫使量免民

間課稅仍命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令文學才識可

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職官汙濫及民不

孝弟者量重輕議罰○元遣崔明遠諭宋淮東制置司訪問國

信使郝經所在仍以拘留信使侵擾疆場詰之○元禁使臣及

軍士所過城邑官給廩餼毋擾于民○元弛諸路山澤之禁禁

私宰牛馬○元初置惠民藥局○六月知瀘州劉整叛降于元

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死之初賈似道斷浮橋敗元師也整及

高逵曹世雄之功為多似道憾其輕已令呂文德拮據其罪世

雄竟死逵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心益



不安及興至考覈整軍前錢糧整遂率所部降于元整驍將也  
熟知山川險要國事虛實元自是愈易宋而邊禍日深矣整之  
將叛命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元命有司歲時致  
祭月朔釋奠于宣聖廟及管內書院禁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  
侵擾褻瀆○元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天澤既相細大之務  
知無不為然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不強人之不能不  
禁民之必犯體時順勢通變制宜由是國內大治○元以張文  
謙行宣撫司于大名文謙為中書左丞與王文統建立紀綱講  
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為務文統素忌克謀議之際屢相可否積  
不能平文謙懇求出外從之文謙至官輕徭薄賦宣布德意境  
內大治○七月元主以其長子燕王真金守中書令領樞密使  
○元以王恂為太子贊善恂有學術劉秉忠薦之及為贊善敕

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恂與燕王起居出入之際飲  
食衣服之節貴戚近臣之交政事用人之要三綱五常之旨脩  
身平治之道歷代興亡之故靡不盡言燕王嘗從容語恂以守  
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  
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燕王曰善恂以正道  
經術輔相燕王以師道自任由是貴戚多慕文學矣○八月俞  
興罷以呂文德為四川宣撫使○以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  
○會計邊費安置前湖南安撫大使向士璧于漳州賈似道忌  
功欲污巖聞臣怨士璧之輕已遂諷侍御史孫附鳳等乞遣官  
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  
士璧所償尤多竟安置而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猶不能足信  
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

曰不可以累趙宣撫也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  
十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卯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鄰國  
遂得免徵餘者○十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沈炎罷○  
元脩燕京舊城○十一月以劉雄飛爲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  
○十二月以皮龍榮知樞密院事馬光祖同知樞密院事兼知  
臨安府○以何夢然參知政事○江萬里罷○詔賜賈似道第  
宅家廟

壬戌三年

元世祖中  
統三年

春正月以善諮嗣濮王○呂文德復瀘州

元初  
作太廟

改爲江安軍○元克阿里不哥于北鄙○元初作太廟于燕京

元之祀簡朴無文元主即位之七月始祀祖宗于中書省至是  
初作焉凡九室○二月皮龍榮罷○元立王植爲高麗王○臨  
安饑○元山東行省李壇以京東來歸詔封壇爲齊郡王復其

父全官爵元殺王文統時王文統使其子堯通好于壇事覺伏  
誅○以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五月馬光祖罷○元哈必赤  
史天澤圍李壇于濟南六月遣青陽夢炎帥師救之不至而還  
元主命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總諸道兵討壇以張弘範爲  
行軍總管至濟南築長圍樹木柵遏其侵軼使內外不相聞壇  
軍勢甚張出兵突諸將獨易弘範而不攻初弘範將行其父柔  
謂之曰壇劇賊也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  
王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弘範遵其教築長壘  
于城西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其壕加廣壇不知  
也明日壇果擁飛橋攻弘範橋短不能踰壕士卒遂陷于水其  
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壇始大懼欲走不得董文炳知  
壇勢促乃抵城下呼壇愛將田都帥謂之曰反者壇耳餘固無

罪也田乃縋城降壇益不能爲矣六月朝廷聞壇受圍遣慶炎  
援之慶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安南國王陳日昷傳國于其  
子威冕詔號日昷爲安南國大王封威冕爲安南國王○以楊  
棟同簽書樞密院事○八月李壇復降于元元誅之以董文炳  
爲山東東路經畧使壇被圍四月内外不通屢戰屢敗城中食  
盡軍士潰亂壇乃出降哈必赤史天澤斬壇于軍門誅其子塔  
及黨與數十人餘悉縱之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  
開門迎降三齊復爲元人所有史天澤還元主勞之天澤因曰  
壇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乞罷子弟之在官者請  
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弟即日皆解綬還私第而張柔嚴忠濟  
子弟俱去職焉○九月元以阿木爲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  
元以郭守敬提舉諸路河渠○十月以楊棟簽書樞密院事兼  
慶鼎同簽書院事○十一月徙竄丁大全于新州道死大全既  
安置貴州爲州將游翁明誣奏其通蠻爲變改新州土牢拘管  
日具存亡賈似道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擠大全于水  
而死○以夏貴知廬州○行經界推排法於是尺寸之地皆入  
官籍東南大擾○元以郝經劉人傑使宋未還廩其家元主嘗  
諭史天澤曰朕或乘怒欲有所誅殺卿等宜遲留一二日覆奏  
行之○十二月元立十路宣慰司○元立諸路轉運司○元是  
歲天下戶一百四十七萬六千一百四十六

癸亥四年

元世祖中  
統四年

春正月詔侍從臺諫給舍卿監即官以上

及制總監司各舉所知不拘員限○二月買公田于浙西罷翰

林學士徐經孫著作郎陳著時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

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

運使吳勢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正言  
曹孝慶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  
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  
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辨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  
之制以官爲計須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  
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  
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  
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往造楮幣可平物價可  
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與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  
良貴提領臨安府通判陳豈爲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  
賞罰究歸併之弊帝曰求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  
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乞去何夢然陳

堯道力勸帝勉留帝遂詔似道視事帝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  
之爲則似道乃上疏條陳其制帝悉從之三省奉行惟謹似道  
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  
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  
舒有開劾之經孫遂致仕去著作卽陳著復上疏曰似道居外  
閫則志在欺君處端揆則務于瘠民欺君則將來敵兵以危宗  
社瘠民則必施重刑以病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  
致隆平者臣見民不堪命禍未可測乞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  
可救國而安民似道大怒出知嘉興府經孫所舉陳茂濂爲公  
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歸家  
不起時人稱爲三烈○元侵嘉定府○元以蕪希憲爲中書平  
章政事初希憲行省京兆李壇反希憲聚兵完城以備之興元

時人  
稱爲  
三烈

同知費寅謫于元主以希憲將有他志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之且覆所告事無實狀乃詔希憲還朝慰諭良久拜平章政事希憲在中書毅然以振舉綱維朕削冗類裁抑僥倖考覈名實中外肅然○元主如開平○元以王德素充國信使劉公諒副之致書來詰稽留郝經之故○三月元初建太廟○四月元以開平府為上都○五月元初建樞密院以皇子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六月公田竣事詔進劉良貴等秩有差初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千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值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即告准三千會子將仕即告准千會許赴漕試校尉告准萬會承信即告准萬五千會承節即告准二萬會則理為進納安人告准四千會儒人告准二千會民失貲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其官吏有奉行不至者良貴輒劾之由是有司爭相迎合務以買田多為功皆謬以七八斗為石民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由是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初買田

之時務欲數多不計田之善人惡及收入之際田畝或少或齊佃人或貧或頑凡有所負及不足之數悉取償於田主於是六郡之大莫不破家者矣竣七倫反音遂止也又音詮退也伏也

○元建帝堯廟於平陽仍賜田十五頃○元以姚樞為中書左丞樞言於元主曰陛下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睦親族以

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

防虞畜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元主納之

○詔布衣何基徐幾補迪功郎先是都省言婺州布衣何基建

寧府布衣徐幾皆得先儒理學之傳年高德邵隱居丘園於是

詔各補迪功郎基特差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幾建寧府

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麗澤書院在金華府城東北

○秋八月元主至上都遣使徵諸路賦稅錢帛民間所賣布

帛有踈薄狹短者禁之○九月以何夔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

何徐  
得先  
儒理  
學之  
傳

知院事葉夢得簽書樞密院事○置權塲于樊城先是劉整言于元人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與之求置權塲於襄陽城外元人從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之元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權塲每為盜所掠願築土塲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權塲成我之利也且可陰以通好文德乃為請於朝開權塲於樊城外築土塲于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元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元人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鹿門山在襄陽府城東南

○元戶部上今年民數戶一百五十七萬九千一百一十賦稅

絲七十萬六千四百一斤鈔四萬九千四百八十七錠按元立

准庫以均平物賈通利鈔法救諸路包銀以鈔輸納其絲料入本色非產絲之地亦聽以鈔輸入凡當差戶包銀鈔四兩每十

戶輸絲十四斤漏籍老幼鈔三兩絲一斤重

甲子五年元世祖至春正月詔崇經術考德行元旦詔曰朕粵

帝明王制治保邦局常不以人材為先務蓋雖堯舜之法度文

武之方策苟非得人是迪是懋則亦徒法而已故必賴濟濟之

賢諄諄之士布列中外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

悖相維於長久也我國家因唐之舊進士一科得人為盛三百

年間所以保乂王家垂休意載者厥功茂哉弊久蠹滋邇年尤甚

非無佳士穎出由此其選然窮經學古者或病於詞華植德礪

行者難究其蘊與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墨之末是以

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風益漓至於冒國法以苟營假儒

冠而挾策俚言辭雅勦說趨時使習之者反賊其良而取之者

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變通蓋嘗披閱先朝名臣奏議其論

取士之法非一惟程顥兄弟深知行道者其所以開務於科舉令

甲無大更張以妥安士心而於進士舉之外所以崇尚經術考

察德行選用材能之道立為一代之典陶成四方之風庶幾豐

世顧不羨歟○元立諸路平准庫○二月元命選儒士編脩

國史譯寫經書起館舍給俸以贍之○三月以馬光祖為沿江

制置使知建康府光祖嘗兩鎮建康民思之不忘帝聞乃復命

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一

陳仲奇

詔郡  
邑行  
鄉飲  
酒禮

之光祖至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與廢起壞知無不爲  
脩飭武備防拓要害威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內以安○元以宋  
子貞爲尚書子貞陳時事以爲官爵人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  
部律令國之綱紀宜早刊定監司總統一路用非其才不厭人  
望乞選公廉有才德者爲之今州縣官非法賦歛民窮無告宜  
遷轉以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教胄子敕州郡課試諸生三年一  
貢舉元主降詔獎諭命中書次第行之○四月以夏貴爲四川  
制置使知重慶府○詔郡邑行鄉飲酒禮○何夔然罷○五月  
以楊棟參知政事葉夢鼎同簽知書樞密院事姚希德同簽書樞  
密院事○元始罷世襲置州郡長吏遷轉法庶希憲言國家自  
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受命之臣咸令世守逮今六十年故其子  
若孫並奴視所部而郡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此在古所無宜

從更張俾考課黜陟乃議行遷轉法五品以上宣授六品以下  
敕授○元以商挺爲中書參知政事挺東平嚴實僚屬也有經  
濟才明允公亮既事元主于潛邸數進奇計及副庶希憲遂平  
大難益見親重矣時元主欲知經學挺乃與姚樞竇默王鶚揚  
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七月有星孛于東方詔求  
直言甲戌彗出柳其光燭天長數十丈旬四更見東方日高始  
滅丁丑詔避殿減膳應中外臣僚許直言朝政闕失且謂宰執  
曰彗出於柳彰朕不德夙夜疚心惟切危懼宰臣言陛下勤於  
求治有年于茲寧有缺失實臣等輔政無狀所致上貽聖憂乞  
賜罷免庶可以上弭天災帝曰正當相與補承闕失上回天意  
豈可去也及臺諫士庶上書者多言天變由公田不便民間愁  
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辨且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

元定  
燕京  
爲中  
都

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上可免朝廷造楮之費下可免浙西和糴之擾公私兼濟所以舉意命公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而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然由是公論不伸○楊棟免棟以彗星爲蚩尤旗非變異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坐免天文志妖星一曰彗星六曰蚩尤旗  
○元阿里不哥等降元主釋不治其黨不魯花伏誅阿里不哥自木土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主玉龍谷失阿速帶昔里吉台及其謀臣不魯花脫忽思等來歸元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之止誅其謀臣不魯花○八月元以燕京爲中都大興府劉秉忠請定于燕元主從之詔脩營宮室城池故有是名○元大赦改元制曰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莫如實惠朕以菲德獲承丕基內難未戡外兵弗戢夫豈一日于今

安置  
謝枋  
得與  
國軍

五年賴天地之昇祚洎祖宗之垂裕凡我同氣會于上都雖此日之小康敢朕心之少肆比者星芒示儆雨澤愆常皆缺政之所由顧斯民其何罪宜布惟新之令溥於在宥○元阿木入廬之仁可大赦天下改中統五年爲至元元年  
滁州安慶軍○彗星化爲霞氣而散○元立諸路行中書省新立條格省併州縣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計月日以考殿最均賦役招流移禁擅用官物勿以官物進獻勿借易官錢勿擅科差役凡軍馬不得停泊村荒訟詞不得隔越陳訴恤鰥寡勸農桑驗雨澤平物價具盜賊囚徒起數月申省部○元以劉秉忠同議樞密院事拜大保參領中書省事○九月安置建寧府教授謝枋得于興國軍先是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爲問自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今復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之○黥



配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于遠州先是李規等應詔上書詆賈似道專權誤國棄賢崇姦之罪似道怒令士人林德夫告李規用金飭齋扁乃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呂氏中曰宋太祖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似道以寵妃之弟不學無術虜非其擄乏休休有容之量忘疾之念橫於胸中好諛惡直進佞退賢粉飭太平諱言邊事殺功臣以失士大夫之心行公田以歛江浙之怨主推排以騷動東南之民覈士籍以鉗制東南之士庇敗將則將校之心離各軍券則軍旅之心叛日積月累無一而非失人心之事卒至滅國覆身擢髮不足數其罪也

初作銀關先是自寧宗之世會子擁滯物價踴甚民不勝其苦朝廷無如之何至是更造金銀見錢關子以一准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于官廢十七界會子不用其關子之制上一黑印如西字中三紅印相連如目字下兩傍各一小長黑印宛然一賈字也銀關行物益貴○十月帝崩皇太子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太赦尋謚大行皇帝曰烈文仁武安孝皇帝廟號理宗

謚議曰不休哉四十一年之間日恒月升慎終如始美成在父四方咸仰於垂裳逍遙與游萬乘遽同於脫徙三靈變色九有推心天不可拂民之無祿遠日有期南郊是請宜配雅頌宜襲春秋謹按謚法秉德遵業曰烈經天緯地曰文施仁服義曰仁保大定功曰武聰明文思曰安協時肇享曰孝迹夫十有三世之大業是承四十餘年之治體丕變非秉德遵業乎宸文睿藻之昭回龜圖洛書之流布非經天緯地乎勸

蘇洵刑拔賢去佞非施仁服義乎長筭遠畧動中事機內憂  
外患迄就底平非保大定功乎涉道深而情偽洞察在御久  
而典則昭明超然遠覽惟懷求圖非聰明文思乎父天母地  
敬事敬享內則盡志外則盡物非恂時肇享乎越廟號之建  
久矣道德仁義皆帝王之徽稱也而未聞有以理爲號者稽  
之謚法曰慈惠有德而已理之爲義而止於斯也不既淺乎  
太極理之根源也二氣五行理之流布也天下萬事萬化皆  
於理乎出而君師則主張乎是先儒則講貫乎是也自我藝  
祖皇帝開國之初與韓王趙普發明道理最大之說由是本  
朝治體之純道學之粹遠同三代慶曆嘉祐間豪傑並出濂  
洛之學上接洙泗熙寧之用程顥元祐之起程頤紹興之聘  
尹彥明紹興之召朱熹列聖相傳皆欲表顯而尊崇之矣柰

之何王安石則邪說誣民也秦檜韓侂胄則姦臣擅國也以  
新經字說胥天下爲黃茅白蒿則安石之爲也反國事讎率  
獸食人謂學爲僞謂道爲禁則檜侂胄之爲也理學之廢興  
關於世道之消長可勝言哉先皇帝自初踐祚始御講筵即  
未嘗以名呼先儒若周元公頤則曰濂溪張邵伯載則曰橫  
渠二程則曰明道伊川而尤爲專用朱文公熹之四書自時  
厥後或錫之美謚或贈之封爵淳祐視學首詔祀五臣而斥  
荆舒熄邪說正人心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製緝熙  
一記製道統十三贊造詣精矣書無逸一篇書思無邪毋不  
敬六字儆戒備矣其土直既足以治天下其精微又以傳之  
聖子資善堂有記元良有規道心精一之旨悉在焉下南宮  
十有二詔而未嘗不以義理之學飭有司擢科目近萬人而

未嘗不以義理之文造多士中庸大學之書周程張朱呂之說家傳而人誦之士生斯時爭自濯磨以通今學古爲先務以窮理盡性爲太原可以淑群心可以支世變雖有搶攘紛紜而國家基緒屹然不少動搖者以我之本領端正而功用宏闊故也嗚呼徃古來今內聖外王一正理而已發揮正理不在孔孟乎微關洛諸儒繼之則大道之與異端果孰勝而孰負哉主張正理不在我朝之列聖乎微先皇帝繼之則聖傳之與俗學果孰顯而孰晦也會群獻之精蘊訂百家之異指按二帝三王群聖人統宗會元之粹而掃秦漢以來千數百年習浮踵誤之失謂非有功於是理乎理也者天之所爲而非人之所設也聖人本天命之性躬率性之道而闡脩道之教有功於是理者即有功於天也上帝臨汝毋貳爾心忠

臣孝子於此時而稱天作謚也可以端拜而議矣尊謚宜天錫之曰烈文仁武安孝皇帝廟號理宗臣等謹議

覆謚議曰魏巍乎泱泱乎將欽柴於陽趾用作龜於禰宮觚編毫絡若爲模繪夫理功之基也功理之輿也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是或一道也循天下之理之謂道繼去聖之絕學昭皇王之大紀非建乎得天下之理之謂德四十年之深積一太極之渾全非備乎道見乎變之謂功海內之治皆上世所難及非太乎道之粲然之謂興景定之元號爲天下重開非復乎理無所不通也天運神化傳施濟衆之方非聖乎理無乎不在也宇定光發恢廣覽蕙聽之公非明乎合烈文仁武安孝之號爲尊明令顯隆盛之稱萬古在前億載在後無一息非天理之流行也勒之崇鴻寫之琬琰薦

之上帝昭我理宗上配藝祖與天無極臣謹拜手稽首請上  
徽號曰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史臣贊曰理宗享國久長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  
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宗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弗究于用  
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與相始終治效之不及  
慶曆嘉祐宜也蔡州之役幸依大朝以定夾攻之策及函守  
緒遺骨俘宰臣大綱歸獻廟社亦可以削會稽之耻復齊襄  
之讎矣顧乃貪地棄盟入洛之師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  
日蹙郝經來使似道諱言其納幣請和蒙蔽抑塞拘留不報  
自速滅亡吁可惜哉由其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姦  
臣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固無益也雖然宋嘉定以來正  
和質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孔廟從祀升濂洛  
九儒表章朱熹四書丕變士習視前朝姦黨之碑偽學之禁  
豈不大有徑庭也哉身當季運弗獲大效後世有以理學復  
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匡直輔翼之功實自帝始焉廟號曰理  
其殆庶乎

新安胡氏曰表章理學使濂洛考亭之道大明于天下傳之  
後世廟號曰理固其宜也然國勢積弱之餘或者謂諸儒理  
學竟莫能以扶顛持危不一再傳而遂亡嗟夫周公沒聖賢  
之道不行孟軻死聖賢之道不明孔孟能使道之明猶不能  
必道之行也况周程之在熙寧元祐朱文公之在乾淳慶元  
以至真文忠之在端平未嘗畧得君而行政也小人常接迹  
而久於柄用諸儒或早謝而終以阨窮烏可以道之不行國  
之不競者責之哉

史臣曰史稱帝自繼統首黜王安石從祀升濂洛九儒表章四書不變士習後世以理學復帝王之治者自帝始廟號曰理其始庶乎嗚呼天地間惟理為無偽至誠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微微則悠遠博厚而高明蓋此理出於天而存於人心本之以為學乃天地元氣之所存帝王治道之所出豈人私意所能掩蔽而氓滅之哉濂洛之學得孔孟之正傳不幸為小人所混亂遂使不逞居高位據要地者多憤憤不事事之徒遂至百事廢弛九廟立墟而與晉之清談梁之苦空同一其歸是豈理學之罪哉假之者之罪也濂洛之傳所謂明德新民之實學全體大用之極功博厚高明萬世無弊者也豈若是哉大抵論事者當即其效觀之宋亡于理宗雖曰末運亦人事使然也愚特推原其流弊之極以為世戒焉耳若其

慕道之心崇儒之意亦豈可少之哉後世人主其尚以誠實為務毋循虛名以嫁禍於斯文而貽世道之憂也

十一月詔馬廷鸞留夢炎兼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東叟兼侍講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又詔先朝舊臣趙葵謝方叔程元鳳馬光祖李曾伯各上書以匡不逮召江萬里王爚洪天錫湯漢等赴闕○詔躬行三年之喪○戶部獻今年民數凡五百六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九戶一千三百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口○元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伯顏疑重寡言自西域宗王旭烈府奉使入見元主奇其言貌曰此非諸侯王臣也留拜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伯顏一二語斷之省中讐服以為真宰輔○元以張文謙行省事于中興路羗俗素鄙野事無紀統文謙至求蜀士得五六人自僕隸中舉而用之教以案牘旬月之

伯顏  
真宰  
輔

資治通鑑卷之十五  
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羗人始遣子弟讀書凡有教令遵奉不  
少違士俗為之一變○元以王磐為翰林承旨○詔以明年改  
元為咸淳元年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十五終

新刊憲臺攷正宋元通鑑全編卷之十六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開州吉澄校正

宋度宗皇帝紀 附元紀

帝諱禛太祖十一世孫榮王與芮子理宗姪初封忠王後  
立為太子理宗崩即位十年壽三十五崩葬會稽紹陵  
時賈似道專政權傾人主強敵在外喪師失地殆無虛日  
方且粉飾太平邀功吝賞失將士心天怒人怨以至於亡

乙丑 咸淳元年元世祖至元二年 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月元

併六部為四以吏禮為一部兵刑為一部以蒙古人充各路達  
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宋為定制○以姚希得參  
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王燦簽書樞密院事○三月葬  
永穆陵○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之為太子也似  
道有功焉及即位似道每朝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  
臣皆稱為周公總護山陵既葬理宗即援故事還越而密令呂

綱秉  
忠條  
陳治  
法

文德詐報元兵攻下陀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為詔起之似  
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  
似道怒曰節度使乃僉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  
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徹關壞屋無倒節之  
理以示不屈由是人皆駭異宋穆陵在會稽縣下陀市名在  
荆州枝江縣鎮東軍紹興府也  
○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燭同知樞密院事馬廷鸞簽書  
樞密院事○作顯謨閣藏理宗御集也○元以安童為中書右丞相宋  
子貞為中書平章政事○元以劉秉忠為太保參領中書省事  
秉忠自藩邸即見親任密謀大計莫不豫焉元主嘗命其擬議  
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條上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  
宜於今者元主善之命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  
文物粲然一新然秉忠猶未有官稱咸以書記呼之至是翰林

學士承旨王鶚上言乞崇以顯秩元主即日命有司備禮冊授  
秉忠光祿大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入拜以天下為已  
任知無不為矣○元使黑的如日本至高麗而還黑的奉書如  
日本示以不  
臣之禮道由高麗高麗王植言其道險不可辱奉使命其起居舍  
人潘章持書往番六月不得其要領而還黑的遂不復往  
○元命許衡議中書省事元主召衡至命入省議事丞相安童  
素聞衡名心慕之及見于行館既還嘆服累日訪以政事○帝  
臨大學以邵雍司馬光從祀

丙寅

二年元世祖至  
元三年

春正月江萬里乞罷許之初萬里為賈似

道宣撫司參謀官俛仰容默故最歲久然性本峭直臨事不能  
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至是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涕泗拜番之  
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  
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

罪人然以此益忌之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乞辭祿歷半歲而不得允乃出關以待有詔以為湖南安撫使知潭州

許浩曰史稱萬里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是善狀萬里矣而又言萬里俛仰容默故為參幕最久則不知萬里也夫言之與默猶水之與炭有米則無炭有炭則無米也若俛仰容默而又遇事敢言則倏為水忽為炭矣有是理歟史泥萬里之迹而不知其心故既以峭直敢言以狀其實而又妄意其在位之久之日而又謂之俛仰容默也豈知其辭之悖哉讀史者不究其極而以其言為信其亦同歸於悖矣

○夏四月姚希得王燾罷○元立制國用使司以阿合馬為使張易為同知國用使司事張惠為制國用副使○元以其子南木合為北平王○元立漕運司○詔舉廉吏○陞泗水侯從祀

○以季可為察院使賈似道當國亦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

制者為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

過應故事而已

泗水縣名屬兗州府孔伋初封泗水侯

○秋七月元以張德輝參議中書省事初德輝為史天澤真定

經歷籌畫調度裨益實多世祖在藩邸聞之召見德輝以聖賢

道德之奧脩身治國之方古今治亂之由詳陳于前世祖善之

呼其字而不名俾教胄子由是學官內外煥然一新遂與元好

問啓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及即位以為河東

南北路宣撫使考績為十路最遂入議政人稱其剛直有經濟

之器○以王燾參知政事包恢簽書樞密院事○元賜日本國

王書

書云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脩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

畏威懷德不可勝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場及其旄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



而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朕之君臣東藩也日本密  
邇高麗開國以來時通中國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  
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  
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  
理哉以至用兵夫○日本國名故倭奴國也自以其國近日所  
孰所好王其圖之○出故名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南至  
海東北隅備以大山國王以王為姓歷世不易文武僚吏  
皆世官也其地有五畿七道以州統郡附庸國凡百餘

○襄陽自開互市以來元兵因互市築城置堡江心起萬人臺

立撒星橋以遏宋兵之援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

丁卯三年元世祖至元四年春正月祀天地于圜丘○立妃全氏為皇

后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于王

事理宗以母故嘗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

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理宗異之語大臣

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嗣以承祭祀遂納為太子妃○帝

詣大學謁孔子行舍音釋菜禮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享升黷

許衡  
陳時  
務五  
事

孫師于十哲○元議中書省事許衡乞歸鄉里許之衡陳時務

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歷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如魏遼金能

用漢法故享國久長今國家當行漢法然萬世國俗一旦改之

其勢甚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校練

甲兵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浮言庶幾可以得天

下之心成至治之效二曰中書大要頒俸祿以資仕者之養立

銓法以紓失職之怨外設監司以糾察污濫三曰為君難以踐

言防欺任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六者為目以脩德任賢愛民

三者為要四曰農桑學校五曰慎徽世祖嘉納之○二月以賈

似道為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

大臣侍從傳旨固留又遣中使加賜日至十數夜即交卧第外

以守之特受太師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本紀五十五 元世宗本紀 四

湖之葛領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  
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  
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  
司薦辟京尹浙漕一切公事不關白之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  
斥罷殆盡吏爭納賂以求美職圖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至  
不可勝計趙浚輩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似道王工陳振民  
以求進貪風大肆兵喪于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  
敢言者○安置淮東總領財賦陳蒙于建昌軍以其疏論似道  
姦故也○三月以陳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葉夢鼎參知政  
事王燦知樞密院事常擬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元賽典赤  
侵合州知州張珪敗之○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六月程元  
鳳罷○王燦致仕○以馬光祖參知政事○秋八月進封太師

嗣榮王與芮為福王主榮王祀事○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  
密使固辭不許時賈似道專政夢鼎不得行其志一日利州路  
轉運使王侂求遺澤夢鼎以為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已罷  
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毋責似  
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強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  
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乃使人謝夢  
鼎夢鼎乃已○以晉夢炎為樞密使常擬同知樞密院事○十  
一月以馬廷鸞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以呂文煥為京西安  
撫副使知襄陽府○元阿木劉整經畧襄陽遂城白河口整言  
于世祖曰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築為強藩若復襄陽  
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世祖然之遂命經畧先是阿木過襄陽  
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謂其下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

道襄陽可圖也宋惠元人之用整也遣使以燕郡王告身金印  
牙符致之整得之即赴上都待罪世祖命礫使者而移書讓宋  
執政○元世祖以其子忽哥赤為雲南王○宋師及元阿木戰  
于牛心山敗績白河口在襄陽東北虎頭山在襄陽城南礫知格反裂也

戊辰四年

元世祖至五年

春正月雷夢炎罷○夏四月奪觀文殿大

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爵方叔以嘗為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  
一鶴金丹一鑪獻帝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臺諫論其不當誘  
人主為聲色之好欲謫遠郡賴呂文德以已官職贖方叔罪遂  
得免乃削四秩論者曰專權忌能賈固不能無罪居閑貢獻謝  
亦有以取之也○秋九月元阿木劉整圍襄陽○以常提參知  
政事尋罷○冬十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十一月行義役法○  
以余安裕為國子正字安裕謝枋得之甥少從枋得學客有盛

談安裕之文學於枋得者枋得笑曰昔呂東萊中宏詞而歸學  
者群登其門請升講座陳同父勸東萊勿許曰伯恭未是繫籍  
聖賢豈可升座東萊問其故同父曰官為宰相可以生殺廢置  
人官為臺諫給舍可以彈駁榮辱人官為國子監官可以考校  
舍法去取人開口高談道德性命縱有錯謬人無爭辨者畏其  
勢也此三等謂之繫籍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為國子正字  
乃繫籍聖賢宜乎子之敬畏而稱誦之也客大慚宏詞科名貫  
散失其學如此而後謂之博聞中擴外  
出口成章其詞如此而後謂之宏也

許浩曰予觀疊山因抑安裕而發繫籍聖賢之說心竊疑之  
意夫學問之至未至猶物之有輕重重者不可以為輕輕者  
不可以為重不得以位之有無崇卑而有所加損矣疊山之  
言豈其然乎及驗之世則亦有然者今有文甚善也曰某之

爲其所易者則蔑焉視之未甚善也曰某之爲其所尊而畏者則翕然稱之言之是非稱是誠有如疊山之所云也學道而不得其時者其可患乎然吾但患道弗聞耳如其聞之而所言幾於道人雖不吾尊信吾不患也何也蓋時有隆汚道無隆汚也道無隆汚而吾之言幾於道則固將有隆時吾尊而吾信矣如有隆時而吾尊吾信則亦奚必求爲繫籍聖賢以取目前之尊信也耶

○帝試進士賜陳文龍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巳巳五年

元世祖至元六年

春正月以李庭芝爲兩淮制置大使知揚

州庭芝招徠士民大脩學校賑卹貧窮由是境內乂安○以馬廷鸞江萬里參知政事○葉夢昂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夢昂扼於賈似道不能行其志力辭相位不允乃引杜衍故事致

仕單車宵遁詔封信國公判福州卒○元史天澤行省事于峴

山以圍襄陽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爲一字

城聯亘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宋以久駐必取襄陽之意峴山在襄

陽城南南萬山在城西百丈山在城南三十里楚山在城西南

○元立御史臺及諸道提刑按察司是時阿合馬寵眷異常專

總財賦聞立憲臺言于世祖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

必繩治如此胡能辦事庶希憲曰今立臺察內則彈劾姦邪外

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者如阿合馬所言必

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邪阿合馬語塞○二月元

人城鹿門○元行新製蒙古字更號僧八思馬爲帝師○三月

元阿朮自白河帥師圍樊城○京湖都統張世傑帥師救襄陽

及元人戰于赤灘圍敗之○以江萬里馬廷鸞爲左右丞相兼

黃回

樞密使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元築南新城○夏五月馬光祖  
罷○秋七月夏貴帥師援襄陽及元阿木戰于新城敗績范文  
虎援夏貴復敗而走阿木於是大治戰艦教水軍築園城以逼  
襄陽○八月元詔諭淮蜀官吏軍民人等使降詔曰朕纂承丕  
基同仁一視罔間南北兩淮四川大江以南生靈皆吾赤子即  
位之始未遑他務首遣國信使副講信脩睦以通和好本朝撓  
戈卷甲使兩地百姓有咸遵安生樂業之願豈意彼國妄生  
邊釁是驅若國生靈置之鋒鏑而不卹也恐汝無辜枉被殘擾  
今詔諭彼界官吏軍民人等及我國人或因小故逋亡或勢不  
獲已因而陷沒者當明知朕不欲用兵之本意爾等當轉禍為  
福其審圖之○元始定官制○冬十二月魏國公呂文德卒以許  
元人置擁塲於樊城為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卒賈

似道以其婿范文虎總帥禁兵焉

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賣薪城中趙制置葵視道傍遺

獲長尺餘遺吏訪其家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留吏一宿借見葵葵畱帳前寢擢用累官少保兩鎮朝廷深倚之云

庚午六年

元世祖至元七年

春正月以李庭芝為荊湖制置使知江陵

府高達為湖北安撫使知鄂州以援襄樊○行成天曆○江萬

里罷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之萬里遂

力求去出知福州年七十三卒○元初立尚書省以阿合馬為

平章政事○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簽書樞密院

事○二月以朱禔孫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三月庚子朔

日有食之○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謹正世祖嘗令

受帝師僧八思馬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世祖曰汝孔子

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是也又有方士請鍊大冊

敕中書給其所需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為方士誑惑堯舜得

廉希憲受孔子戒

壽不假靈于大冊也世祖善之至是爲怨家所訴世祖遂罷左丞相耶律鑄及希憲希憲旣罷世祖問群臣希憲歸家何爲阿合馬曰日與妻孥燕樂耳世祖曰希憲清貧何從燕設阿合馬愧而退希憲嘗病篤或言須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希憲弟求諸阿合馬得二斤以遺希憲希憲推著在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之遺愈疾也世祖聞之特賜三斤○元以許衡爲中書左丞時阿合馬專權蠹國嘗欲以其子典兵柄衡曰國家重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省典民典財而子又典兵太重世祖曰卿慮阿合馬反耶衡對曰此反道也古者奸邪未有不由此者阿合馬由是怨衡○秋八月詔賈似道一日一朝似道自去年稱疾求去以要君帝至涕泣留之亦不從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呼之曰師相而

不名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蒼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閑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官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群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又令陳振譚王趙與柎等廣收奇器異寶聞余玠有玉帶發塚取之劉震孫有玉鈎桶不獻罷去人有物求不得輒得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陵宮亦不從駕門客朝士稱頌功德至尊之曰周公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柰何似道對曰比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大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于帝者○九月元以張文謙爲大司農文謙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抑末設庠序崇孝弟由是野無曠土遂奏開籍田

祭先農先蠶立國子學以教胄子世祖皆從之籍田註見前先農即神農黃帝

也先姓黃帝元妃西陵氏始養蠶為絲禮記皇妃祭先蠶西陵氏也

○冬十一月陳宗禮致仕○元史天澤城萬山以張弘範守之

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宋糧道及鄂復之援一日言于史天澤曰

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而夏貴乘

江張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

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

子難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道也天澤請從之遂築萬山自

是襄樊之道益絕矣○元以伯顏同知樞密院事規取猶言圖謀以取之也

○元伐金齒驃國降之金齒驃國古哀來國也今為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屬雲南省

辛未七年元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詔舉廉律貪○二月大饑命官賑

貸知撫州黃裳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

全活者衆○夏六月范文虎帥師救襄陽不至而逃元遂大會

師圍襄陽城中援絕軍民大困

求新劉氏曰宋之不競為日既久至此時賈似道拘留元使

郝經使之得以啓釁且復徇其私意賞罰無章邊鄙將帥含

怒解體於是劉整叛於蜀獻謀以攻襄陽者累歲呂文煥勢

窮援絕亦反面事元為之嚮導而彼似道者智不足以謀勇

不足以抗其疲民財竭於饋餉力盡於征戍何所為哉但聞

其以燕郡王誥印致之於整欲以離間之而整恐元之遂疑

已也則致死效命以傾覆我之意愈決用文煥之姪師孟於

夏官本兵之地師變於江州用兵之衝其壻范文虎於殿廬

握兵之職欲以縻文煥通和議而此主滑難者反見縻於文

煥為之內應宋惡得而不亡也哉夫有國于東南者恃長江

之險故不可使蜀為敵人有敵人有蜀則舟師可以自蜀浮江而下王濬取吳由是也亦不可使襄陽為敵人有敵人有襄陽則舟師可以自漢浮江而下蕭衍取齊由此也整叛而蜀非宋有矣文煥降而襄陽非宋有矣江漢舟楫沿流東下孰能禦哉而况於長江萬里苟無人焉無處不可渡不必自蜀不必自襄陽後乎此者自淮西輕舟絕流而渡不惟取東南遂以取天下我太祖是也自淮東輕舟絕流而渡不惟取東南遂以取天下我太宗是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不及然乎

○元以史天澤平章軍國重事○元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先是竇默言于世祖曰三代所以歷數長久風俗淳粹

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傅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張文謙繼以為請至是命衡為之衡自設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嘗曰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事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怨是自已事諸生學業是上命也每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學士曹中涵養三四年將來必能為國家用乃奏舊弟子散居四方如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姚焯等皆驛致館下為伴讀欲其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又欲今蒙古生學習筭術乃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年編其世代歷年為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又教諸生習顏魯公字復選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禮小學生書卷則令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



干遍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欵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則是為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夙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強之也且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是凡為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為世用

矣衡又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務農為生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唐顏真卿善草書謚魯公

○元張弘範入樊城墮其外郭○秋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嗣秀王與澤卒○十一月元建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

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

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

而作號馴致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

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蓋從初起之地

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徂習要

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得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伸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允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乎稱義而名固匪為之溢美乎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咨爾有衆體予至懷從太保劉秉忠之議也

**壬申**

八年元世祖至元九年

春正月詔舉廉律貪○元改中都為大都

○三月

趙順孫罷○夏五月京湖使統制張順帥師救襄陽及張貴

元人戰于江中張順死之貴入襄陽而還復戰于勾林灘敗死之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克進大元兵日益至呂文煥竭力

張順  
救襄  
死節

以拒之華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欲為焚燹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京湖制置移司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二人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推服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及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各船置火槍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赴碇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纜攢筏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

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及收軍獨失順越  
數日有浮屍溯流而上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  
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之張  
貴入襄陽呂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  
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  
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錐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  
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  
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是過被撻者貴曰  
吾事世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  
舟乘夜順流斷絕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  
至小新城元阿木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至勾林灘漸  
近龍尾州遙望見軍船旗幟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及合則來舟

張貴  
被報  
不屈

皆元兵也蓋郢兵前一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  
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所部殺傷殆盡  
貴身被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木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  
殺元人令昇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守陴者皆哭  
城中喪氣呂文煥以貴柩葬張順塚側立雙廟祀之○六月安  
置觀文殿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龍榮飲藥卒○以章鑑同簽書  
樞密院事

善泗者人

浮水上也新州即京山縣屬  
安陸州即安陸州也通大索也

○秋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九月有事于明堂遂朝享于景  
靈宮大雨帝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貴嬪胡氏為尼似道乃還  
時祀明堂似道為明堂大禮使至日奏中嚴外辨請升玉輅大  
雨如注胡貴妃之兄帶御器械胡顯祖檢討開禧登輅遇雨乘  
逍遙子故事而奏上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退以白似道曰驟

雨不終朝少俟雨止辰巳間登輅庶不駭異顯祖即回奏平章  
不肖上遂冒雨乘逍遙子直入和寧門百官愕然莫知所以禮  
畢似道奏臣充大禮使而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遂出嘉  
會門上三降御筆勉留乃還遂罷顯祖而出胡貴妃為尼上為  
之泣下天子所乘法車五日王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也王輅以祀故升之  
史臣曰嗚呼賈似道所以敢要其君而度宗所以不敢拂其  
意者豈不以外敵方疆國家一日不可無之乎噫度宗固愚  
矣然猶出於衆人之所蔽似道則直天下之至愚者也蓋亦  
反已自思乎北狄之勢力如此吾有何術可以制之乎吾之  
人孰可恃乎吾既無術以制之而吾之人又無可恃者一旦  
疆虜復來則吾之手足盡露矣何以善其後乎如此則國必  
亡國既亡矣吾身安能獨存乎愚故曰似道者真天下之至

愚者也

按顯祖妄奏誠有罪而似道震主之威可畏哉

○冬十一月馬廷鸞乞罷從之廷鸞扼於賈似道不克展其才  
遂力求去及陛辭帝曰丞相何不勉為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  
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  
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闔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  
惟懷求圖臣死且瞑目矣泣拜而出○十二月召葉夢鼎為少  
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至○直學士院文天祥致仕先是  
賈似道稱疾乞致仕天祥以為要君似道諷張立志劾罷之天  
祥遂引錢若水例乞致仕時年三十七矣○詔加大學齎錢寬

文天祥致仕

科場恩例

唐陸贄傳師旅方殷注殷衆也漢陳萬年傳可謂不畏於疆圉矣注圍邊陲也孔棘注見前

史臣曰嗚呼處士橫議必在國家未造之秋當隆盛時無此  
事也方漢盛時無有所謂浮議也而鉤黨之興乃在桓靈之

世宋時亦然然漢之黨也以義宋之黨也以利蓋宋以忠厚立國不殺士大夫當時士夫毅然以氣節自高名義爲重一遇國家有事輒明目張膽別白言之不少顧忌徃徃以此得美名躋顯位不幸觸忌諱遭遷謫以去及其事久論定直聲勁節亦從此益大以著士夫習見其然其中不逞者遂借此以爲取名之階進身之徑其流弊之極遂至學校所養之士亦效尤之至於景定淳祐之間朝廷任一宰執用一臺諫稍不合衆心三學之士相率攻之必去其人而後已稍不如意則加以無名之謗造爲不根之言或有所行遣則必借秦爲論動以焚坑惡聲加諸君相一時權相如丁大全極力與之爲敵方大猷者與力其間其後諸生協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旣去而大猷題名之石亦被磨去以快宿憾自是之後恣

橫益甚賈似道入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之於是加大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三學之士啖其利而感其恩目擊似道之誤國噤不敢出一聲甚至要君去國也上書贊美挽留之無所不至嗚呼三學諸生平日所以扣閣上書經臺接卷者無非仁義之言聖賢之道至是其心迹盡露矣嗚呼士大夫之在學校者讀聖賢之書受教養之恩其尚當知所以自守而毋蹈宋人之失哉或曰學校之士遇國家有事上下蒙蔽之時亦可以默歟曰漢之王咸唐之何蕃宋之陳東當言而言專爲乎國而不爲乎私是固君子之所與也

○日本遣使如元始報聘

癸酉九年

元世祖至元十年

春正月元取樊城守將張漢英都統制范

天順牛富死之時樊城被圍四年天順牛富力戰不降元張弘

天順  
牛富  
死節

範進攻為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木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  
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  
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阿木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銳師  
薄樊城城陷漢英死焉天順於是仰天嘆曰生為宋臣死當為  
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元兵入城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士  
死傷者不可勝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  
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二月知襄陽府呂文煥以城降于  
元時襄陽久困孤城援絕撤屋為新緝銀關為衣以與元拒文  
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不督列闔赴  
援而累上書請行邊帝不許及城勢危甚文煥艱難遣使忍死  
待援似道復請行邊而陰諷臺諫上疏以為帥臣出顧襄未必  
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於是帝謂似道

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耶群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文煥聞  
達且至亦不樂其客曰今朝廷以襄陽急故遣達來吾以捷聞  
必不遣矣文煥即繆以捷聞然不知朝中實無遣達也樊城既  
陷阿木益併兵攻襄文煥力不能支會元主降詔諭文煥曰爾  
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其如  
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且加遷擢文煥遂降而陳攻郢之策且  
請已為前鋒阿木入襄陽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  
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也文煥至燕拜參知政  
事然襄陽既失則東南不可守矣○三月詔淮東城清口以備  
元人○置機速房子中書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違邊報之  
弊然每有獻奇計者似道皆不納邊事日急亦不以介意焉○  
元冊弘吉刺氏為皇后立燕王真金為皇太子○京湖制置使

李庭芝免坐失襄樊也○四月以汪立信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趙潛為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六月治失襄樊罪貶范文虎官一秩職任如故刑部尚書陳宜中論曰知安慶府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似道不許○竄俞大忠于循州汪立信論其失襄樊也○秋七月元國子祭酒許衡乞罷許之時國子諸生廩餼不繼稍稍引去阿合馬等又屢短毀漢法世祖召衡至上都議事衡面請還鄉里許之陛辭而還至懷孟簡絕人事常居山下課僮僕事耕墾衡居家勤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旁舍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羊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羞見祖宗于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八

月知合州張珏復馬駿山○元以姚樞知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九月以章鑑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簽書院事○冬十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安撫制置使知揚州○十一月以夏竦為淮西制置使知廬州○元主以其子忙哥刺為安西王以商挺為其相○元遣忻都會高麗洪茶伐日本舟九九百艘士卒二萬五千人

甲戌十年

元世祖至元十一年

春正月己卯朔永新有氣如虹橫貫一邑

賈似道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似道遂還朝時似道母胡氏卒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大學博士陳著帥大學諸生上書切諫以為自古未聞有如此者且似道罪惡昭彰愚夫愚婦亦思逐之今天降罰于其母所以代陛下行罰也不聽及葬百官奉喪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及還

朝聞著上疏大怒必欲遠竄帝不可乃改臨安通判襄成也葬

○元以阿朮為中書平章政事帥師經略兩淮先是阿里海牙

言于元主曰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長

驅未必可平至是阿朮入朝言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情日益

削弱宜早定之元主不許阿朮又曰失今不取宋臣恐後日不

易為也元主喜召史天澤議之天澤對曰此國大事可用重臣

如安童伯顏都督諸將則海內混同可計日而待元主曰善遂

使經略兩淮○元以廉希憲行省事于遼陽時嗣國王條輦行

省鎮遼霄多言其不便者元主以遼霄乃諸王國壻分地所在

命希憲至北京大正名分扶植貧弱諸王國壻莫不憚之○烏

蘇蠻降于元○秋七月帝崩于福寧殿

呂氏中曰度宗即位荒于酒色萬機大政委於大臣惟拱手

而已享年不永無足稱者似道固位不早親巡邊境不發救

兵不明功賞將士心離以致襄陽之陷三分天下宋有其一

襄陽一關南方賴以為安既以陷失是知國勢已去當是之

時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郡縣之兵望風而潰大軍南渡如蹈

無人之境宋祚三百餘年可深惜哉

皇子嘉國公焘即位皇太后臨朝稱制詔封兄建國公是為吉

王弟求國公昺為信王○詔太師平章軍重事賈似道獨班起

居○上皇太后尊號曰壽和聖福太皇太后尊皇后曰皇太后

○以朱禩孫為京湖四川宣撫使知江陵府○八月大霖雨天

目山崩○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扈從至上都居南屏山精舍

儼然端坐無疾而終年五十九計聞元主嗟悼不已謂左右曰

秉忠事朕二十年小心慎密不避險艱事無可否言無隱情又



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預

聞也天目山在杭州府臨安縣西山下兩湖若左右目故名

四明陳氏曰秉忠通曉音律精算數善推步仰觀占候六壬

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故能輔文明之治

立太平之基為弼佐稱首其立朝儀頒章服建國號定郡邑

皆秉忠發之又能推引賢士大夫焉

元命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中書左丞相伯顏帥師南侵

天澤有疾而還九月伯顏會師于襄陽師九二十萬先是元主

召天澤伯顏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

是吾曹彬也○元呂文煥以伯顏自襄陽趨郢州劉整以唆都

自棗陽趨淮泗旌旗數百里水陸並進劉整固請濟江伯顏不

許曰吾受詔特綴敵兵使無西耳濟江非吾所聞也

史臣曰嗚呼呂文煥劉整千載名教之罪人也文煥守襄歷

年無救不得已而為一郡之生靈救命整為權姦所害不得

已而為避禍之計揆之正理固已失臣節矣然猶有可諉者

忍恥偷生苟度殘年而其與草木同腐幸矣何忍而又為異

類之嚮道以戕我同類伐其父祖之邦獨不思所以為我仇

者權奸也吾君有何罪乎縱使有罪臣子亦無讐君父之理

况吾家國阽危主幼而母老乎二人者梟獍豺狼之類誠狐

兔之不若也書之于冊遺臭萬年

○冬十月元伯顏侵郢州都統制張世傑禦之元兵遂入漢取

沙洋及新城守將邊居誼死之伯顏至栗水萬戶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水小不敢渡

敢渡大江耶使一騎前導諸軍畢齊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宋兵數萬次于郢州築新郢夾江為城以禦元帥兵精食足張世

傑復率眾力戰元兵莫能近遂潛入漢取沙洋進逼新城都統居誼堅壁不降文煥至城下招之居誼射煥中其左臂率所部

三千死戰皆沒居誼赴火死由是江陵諸州皆納款于元人矣

史臣曰元史明書伯顏屠沙洋嗚呼所屠者豈一二人哉而謂之不殺一人何也

○元取渠復州○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簽書院事○十一月以王燾章鑑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二月元伯顏侵陽邏堡夏貴帥師守之元阿木遂自青山磯濟江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令諸將皆趨漢口以渡阿木曰漢口水急且有守禦不若回舟輪河口穿湖中從陽邏堡西沙汰口入江夏甚便伯顏從之時宋游擊策應大使夏貴以精兵守上流其勢甚固伯顏乃趨漢陽圍之陽言取漢口渡江夏貴果以精兵五百援漢陽伯顏乘間遣萬戶阿刺罕將奇兵襲沙汰口奪之遂從沙汰口以入大江先令大艦數千泊於江之北岸夏貴

帥漢鄂戰艦凡三十餘里橫截江面伯顏軍不敢近乃遣人招諭宋將皆不從越四月伯顏乃攻陽邏堡夏貴力守阿木言于伯顏曰攻城下策也宋人之心謂我非陽邏不可渡故堅守以拒我若以鐵騎三千汎舟遡流西上以擣其虛則渡江必矣薄暮果大雪阿木帥眾遡江而上行二十里泊于青山磯宋師不知也黎明開霽阿木遙見南岸多露即率眾徑渡宋都統程鵬飛拒于江阿木橫身蹀血力戰中流矢鵬飛重創走還鄂州阿木遂登南岸乘勢追殺至鄂南門漢口在漢陽府城東北大別山北即漢水與滄水合流入江之處青山磯在武昌府城北陽邏堡在黃州府城西沙汰口在黃州府黃岡縣西北江夏縣屬武昌府

○元伯顏復侵陽邏堡夏貴棄師走還廬州師大潰伯顏入堡遂濟江會阿木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之陽邏堡江鄂之蔽也既失則江不可守矣○朱禩孫帥師救鄂至城下而還

撰孫開鄂被攻帥帥援之  
聞陽邏堡之敗乃自奔還

○元呂文煥侵鄂州守將程鵬飛以城降之伯顏命阿里海涯  
守鄂遂帥師東下規取荆湖○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  
臨安以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總統諸軍時鄂州既破朝廷大懼  
三學生及群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  
督府于臨安以黃萬石等叅贊軍事於封椿庫撥金十萬兩銀  
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文督府公用○詔天下勤王○以高  
達為湖北制置使知江陵府○呂師夔提舉興國宮乞募兵江  
州詔知州錢真孫同募之○程鵬飛以元人徇黃州知州陳奕  
以城降之○元忻都伐日本入其疆而還○元主以子那大罕  
為北平王安童行中書省樞密院事于北鄙○元中書平章軍  
國重事史天澤卒于真定先是天澤以病還元主遣醫馳視天

澤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第願天兵渡江以殺掠為戒  
言訖卒年七十四謚忠武天澤真定人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勇  
力善騎射兄天倪為真定帥而死天澤繼其職平居未嘗自矜  
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夷大難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  
始折節讀書尤熟資治通鑑立論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  
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常澳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  
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慚服天澤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  
五十年柱石四朝師表百辟可謂社稷之臣其視富貴權勢歛  
迹退避若將免之者故能善始令終為開國元臣人以方郭子  
儀曹彬云子八人格樟棟杜杞梓楷彬皆顯官帝與京兆人貫之之子也  
唐宣宗時尹京北豪右歛迹○元初建東宮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改正宋元通鑑全編十六卷終

元通鑑八卷十六卷終

